

2813

繪畫概說

子愷著



基本知識
叢書之一
豐子愷著

繪畫概說

上海亞細亞書局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甲種出版物

基本知識
叢書之一

繪畫概說

定價大洋七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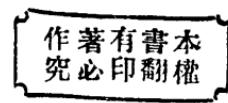
著作者 豐子愷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代理人 唐堅吾

發行所 亞細亞書局

有本書本
印翻必究
作



售經有均局書大各省各

序 言

繪畫藝術在東西洋均有久遠的發達史。其情狀之複雜，非小小的一冊書所能盡述。我過去曾爲這方面寫了不少的書稿。如開明版的西洋畫派十二講、西洋名畫巡禮、西洋美術史、藝術概論、開明圖畫講義、藝術趣味，以及良友版的藝術叢話，都是直接地或間接地談論繪畫藝術的情狀的。現在受亞細亞書局屬托，欲在這冊小小的書中概說繪畫的一般情狀，提起筆來，覺得無從說起。姑且擬定八章，就各題作極簡要的說明。這在繪畫上猶之用鉛筆描—Outline或Sketch，但不知描得像不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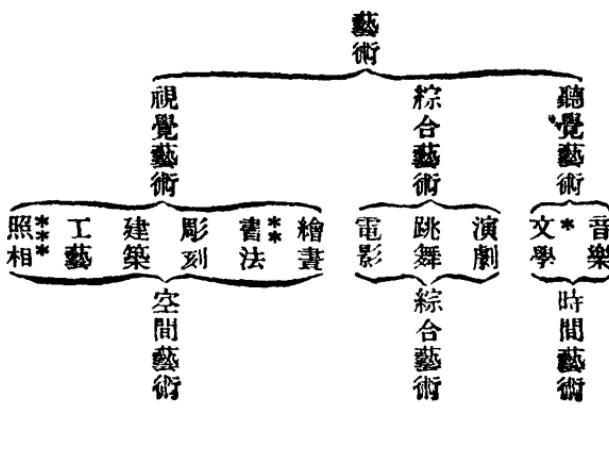
廿四年梅雨時節子愷記

目 次

第一章 繪畫藝術的性狀	一
第二章 繪畫的種類	二
第三章 繪畫的技法	三
第四章 繪畫的理論	四〇
第五章 中國繪畫的完成	五六
第六章 中國繪畫的繁榮	七一
第七章 文藝復興期的西洋繪畫	八四
第八章 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洋繪畫	九六

第一章 繪畫藝術的性狀

把美的景象描寫在平面上的，叫做繪畫。繪畫是藝術中的造形美術中的一種。何謂藝術與造形美術？須得先來解說：美的人工的表現便是藝術。例如別離這件事不是藝術，把牠用人工表現爲別離歌便是藝術。西湖這東西不是藝術，把牠用人工表現爲西湖風景圖便是藝術。因此藝術大體分爲兩種，即聽覺藝術與視覺藝術。像別離歌是用耳朵聽賞的，便是聽覺藝術；像西湖圖，用眼睛觀賞的，便是視覺藝術。此外還有一種兼用聽覺與視覺的叫做綜合藝術，如演劇、跳舞、電影等是。聽覺藝術又名時間藝術，視覺藝術又名空間藝術。今列表如下：



關於這個表，須稍加解說：＊或以爲文學須用眼睛閱讀，什麼說是聽覺

藝術？但書是爲欲把文學流通，用文字代表言語而刊印的。文學的本質，仍是用耳聽的言語。假如將來無線電發達起來，語言進步起來，也許一切文學都可用耳聽，就不須有書。若說欣賞書的字體，講究書的版本，那是與文學無關的事，是近於視覺藝術的書法方面的事了。＊＊書法與繪畫是最親近的姊妹藝術，這在外國不算一種正式的藝術，爲中國所獨有。我在以前論西洋藝術的著書中，都沒有把牠加入。現在說一般的藝術，覺得應該加進去，以表示東方藝術的特色。＊＊＊照相在以前技術拙劣，不被視爲藝術，至多稱之爲「準藝術」。但現今此道非常進步，不但求「像」，又求其「美」。照得好的，竟同繪畫差不多，或另有繪畫所不辦的好處，故應該給牠列入藝術中。

上表中最後六種，都有形體佔據空間，故又稱爲「造形美術」，或單稱之爲「美術」。美術與藝術兩個名詞的區別，自來很不清楚，約有兩種說法。

或曰，藝術就是美術，音樂文學也都可稱爲美術。或曰，關於視覺方面的稱爲美術，即美術爲藝術中的一部門。現在姑照後者的說法，說繪畫是造形美術中的一種。

造形美術大都是有實用性的。例如建築，是供人住的，當然離不了實用目的，同時形式也不能自由，必須以「可住」爲條件。又如工藝美術，亦必以「可用」爲條件。照相，多數是代肖像用的。雕刻，亦有許多用爲紀念像的。書法，也多用以記錄。比較的實用性最少的，莫如繪畫。繪畫大多數的繪畫是只供觀賞的。例如裝裱的中國畫，裝在鏡框中的西洋畫，大多數是掛在廳堂上，房室中，供人看看的。這種畫裏所描的內容，不受拘束，非常自由。只要是可以在悅目賞心的美景，都可以懸掛。因此，繪畫藝術富於自由性。在一幅素紙或畫布的範圍內，可以任畫家自由經營構造，盡各人的天才而發揮其美的創作。

建築必須可供住居，工藝必須可供使用；繪畫比較起牠們來，自由得多。故藝術中又分爲「羈絆藝術」與「自由藝術」兩種。像建築與工藝，可謂羈絆藝術的代表；音樂與繪畫，可謂自由藝術的代表。然而這也不過是分量輕重的差別，不是判然的兩種。因爲建築中的浮圖，紀念碑，凱旋門，也是僅供觀賞的自由藝術。而軍隊進行、曲肖像畫、宣傳畫等，在某程度內也是有實用性而受羈絆的。總之，我們由此知道繪畫是最富有自由性的一種造形美術。

由上述的敘述，我們已經知道繪畫在一切藝術中所佔的地位與所具的性質了。現在再就其本身的狀態說述，以表明其所有的特長。

自從照相和電影發達以來，繪畫好似被搶了生意。淺薄的鑑賞者，大家以爲照相比繪畫更肖似而細緻，電影比繪畫更複雜而多變化，世間似乎可以莫須有繪畫了。其實這是他們根本沒有知道繪畫的特長之故。繪畫有一

特長，是畫面美與瞬間美。畫面美者，向自然界中選取美的物象，加以刪改，構成一種特殊情趣的畫面。譬如中國畫中的蘭花的立幅，是向無數的蘭花中選取其堪入畫的姿勢，刪去其無用者，修改其不美者，以最精彩的數筆，構成一個立幅的畫面，這可說是蘭的純粹化、美化或繪畫化。這裏面不是蘭的如實描寫，不是蘭的再現，而是經過了作者的「整理」後的蘭花。照相所以不如畫者，就爲了沒有經過這刪改——即「整理」。故照相的蘭，無論模型何等精選，光線何等適宜，冲晒何等高明，總不及繪畫的蘭的富有畫意。而「筆法」的情趣，尤爲繪畫所特有，照相所不辦。筆法者，由人的手腕的筋覺估量自然物的剛柔，輕重，粗細等種種性狀，而給以相當的表現。所以一幅畫上，活躍地表示着作者的心與手的活動。鑑賞者看了這畫，自己的心會跟了這種筆法而與之共同活動。這就叫做藝術的共感。這是看照相時所不能有的感

覺。拿文字來比方，繪畫好比手寫的字，照相好比排印的字。手寫的字除了告訴你一件事體以外，又給你欣賞筆法的趣味，使你感到一個人的心與腕的活動。排印的字雖然也有排得很美觀的，但是沒有筆法的變化，沒有人心與腕的活動的表示，而偏重在事實報告這方面，即實用方面。故講到美術的趣味，照相遠不及繪畫的豐富。故照相無論何等發展，決不能把繪畫「取而代之。」

其次，繪畫還有一特長，是瞬間美——獨立的瞬間美。即宇宙間一種時間的現象，能不靠其過去未來的變化而獨自表出一種的美。例如畫月景，就表出一片幽靜的美的獨立的存在；畫雪景，就表出一片清麗的美的獨立的存在。與其前因後果均無關係。進一步說，繪畫是把前因後果統統斬斷，而使瞬間的美景自成一獨立的天地。在月景中永遠是幽靜的天地，在雪景中永

遠是清麗的天地。繪畫的美正在於此。若牽連了前因後果，繪畫便失卻其美。譬如表明了月景，本是由暮色變成，將來又會變成黎明；雪景本由雪點積成，將來又會統統溶化，繪畫的美便不成立。電影所異於繪畫者，即在這一點上。這一點也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差異。電影是綜合藝術，原是兼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這好比是用許多幅連續的繪畫來代替言語而作小說，與繪畫自異其趣。因此電影無論何等發展，也決不能把繪畫「取而代之。」

由此可知照相與電影，對於繪畫並無妨礙，繪畫仍可向自己的路上進進。不過，自從照相與電影發展以後，繪畫的路逕狹窄了一些，不比以前的寬大了。在以前，繪畫上有工筆的寫實法。現在這種工細的寫實可以讓給照相和電影，勿必再辛苦了。現在的繪畫只要向着畫面美（即筆法美）與瞬間美的兩個目標而展進，就不會違背時代的要求。在近世畫風的變遷上，便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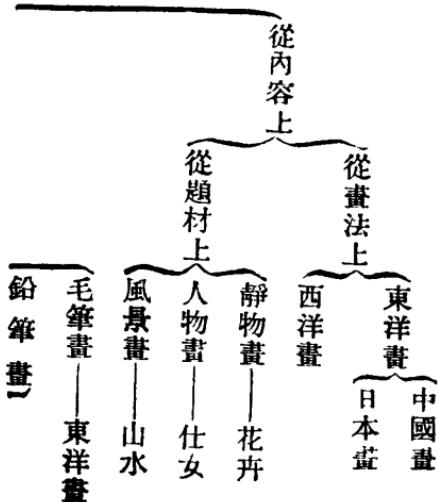
以分明看出這狀態。當十九世紀以前，西洋的繪畫大都取工細的筆法，遠看同實物一樣，縮小了看同照相一樣。但到了十九世紀後半，這種畫風就熄滅，卻變成了一種粗筆的、簡筆的畫風。到了現在，又盛行了一種黑白分明的版畫。粗筆、簡筆，與黑白分明，正是照相所不辨而繪畫所擅長的。故西洋畫風的變遷，與照相的發達——即科學的昌明——有密切的關係。倘使世間沒有照相，也許畫家們到今日還在描寫工緻的寫實派繪畫，而上海隍城廟裏畫擦筆肖像的人都是高明的畫家了。

獨有中國畫不受照相的影響。因為中國畫自古以來，常向着繪畫所獨步的路上展進，爲照相所不能影響。大部分的中國畫只是寥寥數筆，粗枝大葉，表現着純粹的畫面美。而使有工筆的中國畫，其工緻亦與照相寫實判然不同，顯然地表明牠是「工筆的畫」。故近代西洋的繪畫，模倣中國畫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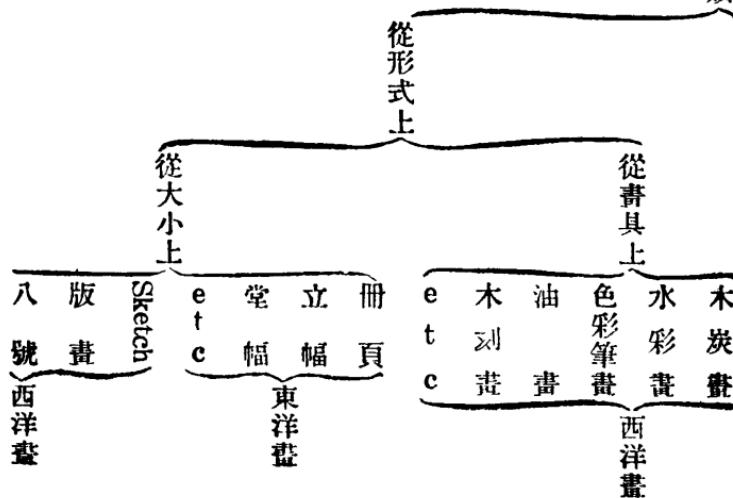
方很多，可說是「中國畫化的西洋畫。」關於這事，在我所著的藝術叢話中詳細地說着。

第二章 繪畫種類

繪畫可從內容及形式兩方面分類，內容又有畫法與題材之別，形式又有畫具與大小之別。今先列一表：



繪畫的分類



現在就上揭的表略加說明如下：從畫法上分類，世間的繪畫大體可分爲東洋畫與西洋畫兩種。講到其異點，約言之，前者重寫意，後者重寫實。換言之前者像繪畫，後者像照相。（但今日的西洋畫已漸失卻這特性了。）舉一實例說，東洋畫都用線條，凡物用線條圍成。其線條有粗細濃淡剛柔等差別，不僅是物的界線，而具有獨立存在的意義。故僅靠幾根線條成立的畫也不少。例如竹、蘭都是線的獨脚戲，在東洋畫中是最難的一種技術。反之，以前的西洋畫都沒有線，即所謂「沒骨水彩畫」等。其物象的界限用濃淡表出，卻沒有線條顯露。現在的西洋畫漸漸用線，但是其線的獨立存在性，不及東洋畫的完全。再舉一實例說，東洋畫寫形都奇特而不近實際。故美人頭大而身

極小；山水重疊而層出不窮，皆非實際世間所有的狀態，乃經畫家變化刪改而成。反之，以前的西洋寫物，皆如實風景遠小，近大，遠淡，近濃，人物肢體各部亦如真人，故畫家必研究遠近法與解剖學。現今的西洋畫漸漸不講究寫實，形狀也奇特起來。然其奇特的程度遠不及東洋畫之高。故東西繪畫雖互相影響，現在還有一種界限存在着。東洋畫中，日本畫又與中國畫大同小異。然而日本的文化，全部從中國輸入，其畫也可說是中國畫的一流派。我們看西洋畫，覺得英、法、德、意各家的作品大致彷彿。西洋人看中國畫與日本畫也是如此，可總稱爲東洋畫。東洋畫與西洋畫，不是永遠判然分別的。畫派根據於民族生活、思想而差異。自科學昌明，交通發達後，東西洋繪畫已漸漸握手。將來倘世界大同，繪畫也會大同起來，不復有東西洋的分別。

以題材分類，是最通常的辦法。西洋畫普通把繪畫大別爲三種，即靜物

畫、人物畫與風景畫。然而細別起來，還有種種名稱。例如畫禽獸的名爲動物畫，寫史事的名爲歷史畫，寫聖書的名爲宗教畫，寫各地狀況的名曰風俗畫，又有歷史風俗畫，寓意諷刺的名曰漫畫等。然而這也太瑣碎了。其實動物畫不妨歸入風景中，而歷史、宗教、風俗、漫畫等，皆不外乎人物、風景、靜物的綜合的表現，勿必因題意而細分。故西洋畫大體只有上述的三種。中國畫有花卉、翎毛、人物、仕女、山水等種類。花卉即靜物，翎毛即動物，仕女即人物，山水即風景。大體也不外乎這三種。在西洋十九世紀以前以人物畫爲正格，沒有獨立的風景畫與靜物畫。十九世紀自然主義以後，風景畫開始獨立，靜物畫亦自成一格。現在三種並立，沒有高下的區別。在中國，自古以來以山水爲正格，人物花卉皆次之，翎毛被當作小品。現在還是如此。

從畫具分類，是一畫學生所取的分類法。在中國，畫具總是一枝毛筆，在

西洋則有種種的筆，因而有種種的畫。鉛筆畫是最簡陋的一種。普通用以作畫稿。後來注重速寫，鉛筆畫也獨具一格，可以拿到展覽會去展覽。木炭畫比鉛筆畫揮寫自由，且宜於作大幅，自昔被視為西洋畫中一種最重要的畫具。在以前，木炭畫用作學畫的基本練習；十九世紀時，有一位大畫家叫做米葉（Millet）的，因為貧苦，買不起油畫具，就用木炭作畫。他的許多傑作是木炭畫。因此木炭畫就獲得了獨立的資格。水彩畫為西洋最古的一種彩畫法。不過古代的顏料製法與今日稍異。這種畫比油畫設備簡單，色彩的使用與効果也不及油畫自由而偉大。故宜作小幅的彩畫。大約最普通的水彩畫，像報紙的四分之一大小。半張報紙大的水彩畫已經算大的了。水彩畫所用的筆，就是中國畫所用的毛筆。不過其製法稍異，筆頭普通用貂毛或豬毛，筆桿用木和金屬。英國人稱之為 Brush，即刷子。其實用中國製的毛筆也未嘗不可。

中國畫着色也用水彩顏料，不過顏料的製法與西洋不同。又因中國畫以線條爲基礎，色彩不過使畫增色，故無論何等大的畫面，都可用水彩。西洋畫則卽以色彩爲基礎，不過用水彩作大畫，嫌其揮寫不便，故水彩畫的幅面有限制。鉛筆畫與水彩畫的畫面是紙，但這種紙甚堅厚，不吸水，與中國的宣紙完全不同。色粉筆畫是以各種色彩的粉筆作爲畫具的。其畫面也是紙，不過紙的製法不同，面上有毛，可以含蓄粉屑。這種畫描時可用手指摩擦，故調子柔和，色彩鮮麗，宜以描寫女子小孩。但粉屑易於脫落，描成後必須噴以膠水，使之固着，復裝置於玻璃框中，使不受外物摩擦，保存上是很不便的。油畫是西洋畫中最主要一種畫具，其用具非常複雜。筆似水彩畫筆而長大。畫面不用紙而用麻布，其布名曰 *Canvas*，麻織而上塗膠物。用刷塗抹，如漆匠之工作。其顏料亦似漆，係用油調製而成，盛於錫管，如牙膏然。用時從錫管中擠出，並

列於調色板上，以筆撈取，在板上拌調而塗於畫布上。畫布及顏料價甚貴。其好處有二，即描寫自由，與保存便利。因為油畫的顏料，都不透明，有掩覆性。在黑色上面可以用白色掩覆。因此描畫時改竄非常自由。不似中國畫之落筆無悔，亦不似水彩畫之須將白處留出空位。然而這一點，是初學者所見的便利。在老練的畫家，下筆時胸有成竹，不需改竄，不貪圖顏料的掩覆性。他們所感的便利，是油畫顏料性似膠漆，可以多量地調製，大筆地塗抹，於畫的表現上非常自由。這是一切西洋畫法所不及的。二者，油畫以麻布為地，膠漆為丹青，故非常堅牢，不易破損，亦不會褪色，可以久遠保存，故西洋的畫家，大都取油畫為畫具，取其揮寫自由而宜於保存。要之，西洋畫中素描以木炭畫為主，彩畫以油畫為主。其他的都為輔助的畫具。最後一種木刻畫，則為最近流行的一種畫法。其用具與以上諸種全然不同：乃用刀在木版上彫刻，以黑色印

刷爲複製品而供人欣賞的。其畫面大都很小，至多不過像一冊書大。這原是爲了複製而作的，與上述諸種繪畫的貴重原作自異其趣。此外西洋畫還有種種用具，如鋼筆畫、蠟筆畫、燒畫、銅鑄等，然皆簡少或偏狹，爲普通所不用。

現在把西洋畫中最主要的木炭畫及油畫舉二例，如第一圖及第二圖。

第一圖爲十九世紀中大畫家米葉（Millet）所作的木炭人物風景畫。第二圖爲十九世末大畫家賽尙痕（Cézanne）所作的人物肖像畫。二人皆是法國人，前者爲近代畫聖，後者爲現代一切新興美術的始祖。前者的畫風注重寫實，而筆致生動，富於畫趣，爲西洋畫中藝術價值最高的作品。後者注重形和色的力感，故畫面都是大塊的形狀和顏料，立體感最爲豐富。

從畫的大小上分類，中國畫與西洋畫有一大異點：即中國畫的畫面，長闊的比例無定，或正方，或狹長。西洋畫則大致都取黃金律比例。所謂黃金律

者，即長邊比短邊等於二邊之和比長邊，即：

$$\text{長邊} : \text{短邊} = (\text{長邊} + \text{短邊}) : \text{長邊}$$

約言之，即如明信片，及普通書籍的樣子。正方形的，圓形的，或狹長形的西洋畫，殊不多見。但在中國畫中，冊頁大都正方，手卷和立幅非常狹長。這一點差異，與畫法頗有關係。西洋畫因為是寫實的，畫面景物必須依照遠近法規則而集中，故其畫幅長闊相差不宜太遠。中國畫因為是寫意的，畫面景物不須依照遠近法規則，故不妨取狹長的畫面，作出重疊曲折的布置。中國畫大小以高的尺數分別。普通為四尺、五尺、六尺等。西洋畫則除 Sketch 及版畫取特別小形外，油畫以號數區別，如八號、十六號、二十號，直至數十號，其大如壁面。

第三章 繪畫的技法

繪畫的技法，東西洋判然不同。東洋人學畫取臨摹或讀畫的方法；作畫取寫意的方法。西洋人學畫取寫生的方法；作畫取寫實的方法。因此畫的趣味就完全不同。

先就初學的練本練習說：中國學畫的人，普通都買一部畫譜，譬如芥子園之類，而臨摹牠的用筆。臨摹的順序，有的先臨石譜，有的先臨四君子。所謂四君子，就是梅蘭竹菊。石頭與梅蘭竹菊，都是自然物，其形狀皆簡朴，用幾根線條即可構成一圖。學畫者由臨摹而體會了古人用筆的技術，便算學得了繪畫的練本練習。以後的修養是讀畫，即選取古代大畫家的作品，一一觀賞，研究其用筆、布置、設色等技法。看得多了，胸中自有一丘一壑的幻像。把這些

幻像寫出來，便成爲自己的作品。然而這種方法，很多流弊。在富有天才的人，看了古人的作品，自能翻陳出新，以自己的觀感來創作繪畫。但在中人以下的學畫者，往往拘泥於畫譜及前人之作，自己一無創意，其畫便成了東拼西湊，東抄西襲的東西。譬如他在畫譜或古人作品中看見一個亭子，一架橋梁，一間茅屋，一個老人……便硬學了他們的描法，他自己作起畫來，只要一件一件地湊合攏來，憑你要湊合千百幅，也很容易。於是繪畫就變成拚七巧板似的東西，毫無藝術創作的香氣了。所以用臨摹及讀畫作為繪畫基本練習，只適用於天才者，卻不宜施之於中人以下的習畫者。進一步考究，原來石頭和梅蘭竹菊等畫中所有的只是線條，其形狀卻非常簡單。因此摹寫這種畫，只學得了線條的描法，但不能應用這等線條來構出宇宙間一切物象的形態來。天才者對於形象具有敏感，不須學習，練就了線條的描法，原可用以自

由描寫宇宙間一切形象。但在沒有天才的人，臨了畫譜彷彿學寫字，學得一個只是一個，學了十個只是十個，不會變化應用。中國古代的一切教育法，大都以天才為標準，不為中人以下着想。隱約地說幾句大道理，讓聰明者自己去妙悟，對於不聰明者不足與語。繪畫的教學法，亦復如是。這教法究竟是好是壞？兩方都說得通。主張這教法是好的人說，學習繪畫這種藝術，全靠天才。缺乏天才的人，學習起來事倍功半，其實不必徒勞。所以繪畫的教學法，不必求其淺明化、普遍化。這話也有道理。不必講中國畫，只要看了現今學校裏的圖畫課，對於這話便可發生同感。五六十人一班學生，大家備了圖畫紙、顏料，一律地在圖畫科中學畫。但是請看他們的成績，五六十人中恐怕只有一二個人可觀，其餘的統統是在那裏亂塗、糟蹋圖畫紙和顏料而已。回想我自己當圖畫教師，而遇到這種情形時的感想，簡直覺得圖畫科設得無理，學生都在

那裏浪費畫具和時光，教師完全是在那裏騙錢。這也許是我自己的教法不好之故。但是，徧觀各處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倘請他畫一個簡單的人物，畫得像人的實在沒有幾個人。甚至於繪畫的專科學校裏出來的畢業生，也有畫不成一條狗子的。由此可見世間宜於學畫人，實在不多。免強要使人人學畫，原是過分的要求。反之，主張中國畫這種玄妙的教法是壞的人，以爲中國學術太不平均發展，學問好的太好，壞的太壞，賢愚之差太遠。因此民族的精神不調和，不團結，平均的程度太低。都是由於向來的教育法太不合理的原故。欲求民族的繁榮，應該把一切學問藝術普遍地教育民衆，使民衆精神生活的程度大致平等。繪畫當然也是大家應該享用的一種藝術。欲求其普遍，非把教學法大大地改進不可。以上兩說，前者是爲藝術的，後者是爲人生的。欲求折衷，其實中國畫的學習法不妨稍加改進。日本畫便是改進的一例。他

們教畫學生描寫人物，同西洋畫一樣地用寫生。若寫女子，令一女子嚴粧，或坐或立，作莫特爾習。日本畫者觀察而寫生之。其寫生法不似西洋畫的嚴格地寫實，但參考實物，隨時變化，描出東洋畫風的寫生圖。中國的良畫師教授學生也有取寫生法的。但是一般的習畫者，多數還是拘泥於畫譜。

西洋畫的基本練習，與中國畫大異，全用合理的科學的方法。何謂合理的科學的方法？他們以爲要學畫，先要學會宇宙間一切物象的描現法。但宇宙間物象甚多，一一練習，勢不可能。就選出一種形態最複雜的東西來，作爲基本練習的模範。只要把這種模範寫得透熟，於是宇宙間一切物象，就一看都能描寫了。因爲這種模範中，具備着宇宙間一切形狀、線條、色彩的變化。學會了這一端，就一通百通了。這模範是甚麼呢？便是人體。人的身體形狀看似簡單，其實非常複雜。但看面部的表情便可知道。面部只有五官和一個臉，但

世間億萬人有億萬種相貌。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就是同一人的顏面中，喜怒哀樂，表情亦各不同。推考這不同的來源，無他，就是在於眉目口鼻的形狀及方向的變化。人的身體（裸體）普通以爲比顏面簡單，其實比顏面更爲難畫。只因顏面是我們日常所見的，知道其變化之多；裸體不是日常見到的，想像中以爲簡單，其實反比顏面複雜。只要看自己的手，就可相信。把手反覆屈伸地變化起來，可以看見種種的狀態，其線條的曲折，形狀的複雜，真是變化無窮。沒曾學過畫的人，若用筆描寫一手，一定不容易描得像。人們以爲花卉複雜，其實教沒有學過畫的人描一朵花，他一定會得像花；若教他描一只手，卻決不能立刻描得像手。故古語云：「畫人難畫手，畫狗難畫走。」狗走的時候，四條腿交互前後，看不清楚。在畫中畫了一種固定的姿勢，看去總是不對，好像不是在那裏走的。手的難畫，亦復如是。一不小心，畫成一只連指手套。

的樣子，怪難看的。手的難畫，便可證明身體的更難畫。那腰際的線條，長長的，曲曲的，變化萬狀，毫無規則，而所包成的形狀，卻又是有骨有肉有皮的一個。人體，真時是最難描的形狀。就色彩而論，人體的色彩看似單純，其實隨光線而變化，微乎其微，最難描得正確。花的紅葉的綠，是明顯的。就是加了光線的變化，也總可找出一種主要色彩來。人的膚色，簡直沒有主要的色彩，在複雜的光線之下，各色俱備，而都是微微的。故宇宙間一切存在物中，形狀色彩最複雜而最難描的，莫如人體。學畫者只要學會了人體的描法，描起山水花卉等一切東西來，都不成問題。因為山水花卉中所有的形狀，人體早已有過，而且比牠們更複雜。山水花卉中所有的色彩，人體也早已有過，也比牠們更複雜。若還不相信這句話，只要想像畫一株樹同畫一個人，前者多描一張樹葉不成甚麼問題，後者多描一隻耳朵就成笑話。不必說多描一隻耳朵，就是把右

耳朵描得稍大些，看者就要說畫錯了。

西洋人根據了上述的理由，選定人體爲繪畫基本練習的模型。但是初學的人，立刻教他描一個裸體人，他一定無從着手。於是再想出一種預備的方法來，循循善誘。這預備的方法，就是令初學者寫石膏模型。石膏模型，是用雪白的石膏製成的人體全部或各部的形狀。這製法很困難，必須請手段高妙的雕刻家彫了模子，正確地翻印出來。務求手的形狀同真的手一樣，腳的形狀同真的腳一樣，然後可爲繪畫基本練習的模型。這是用以代替裸體人，給初學者以方便的。因爲真的裸體人色彩複雜，在初學者不易仔細看清其明暗。又會動，在初學者不易仔細看清其形狀。如今換用了仿裸體人而造的石膏型，全體雪白，明暗很容易看出。又一動也不動，可以任初學者從容地觀察研究。普通最初寫生的是石膏製的頭像，耳的模型，鼻的模型，口的模型，以

及手、腳的模型。其次寫胸像、半身像，最後寫全身像。寫過了石膏型的全身像之後，對於人體的各部畫法大約已有經驗，於是改寫真的裸體人。這人就是所謂莫特爾，即英語 Model，原來是模範的意思，現在變作一種人的稱呼了。這種人在美術發達的地方，是一種正業。他們大都具有強健而發育美滿的身體，專供畫學生練習描寫。在外國，禮教的束縛不像我國的嚴，女子當衆人面前裸體，不以爲羞，在健美的身體的所有者，反以爲光榮。她們依照時間受得工資，原是一種正當的生活。這種人在中國也有，但是中國美術不發達，正式以莫特爾爲業的人很少。即使有，社會上誤認她爲不正當的營業，於是怕羞的人就不肯操此生涯。而操此生涯者，其身體不見得一定好看。大都是貧賤的女子，或因幼時養育不得法，或因長後營養不良，操作過勞等生活的缺陷，其身體的發育往往不健全，不美好，難得有宜當莫特爾的。畫家找不到美

好的莫特爾，其畫也因而損色。西洋女人的身材比東方人高，其生活也比東方人講究，故多美好的莫特爾。世間最美好的女體，爲意大利女子所有。故西洋的繪畫學校，都喜雇請意大利女子爲莫特爾。其他歐洲各國的女子次之。中國女子又次之。日本女子最缺乏當莫特爾的資格。因爲那島國裏的人身材異常地矮小，其男子平均只及我國女子的身長，其女子比其男子更矮，而矮的地方全在兩條腿上。平時穿着長袍，踏着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去還不討嫌。等到脫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畫室裏的台上，望去樣子真是難看，只見肥大的一段身體，四肢短小如同烏龜的腳。記得從前旅居日本時，有一位日本有名的西洋畫家曾經對我嘆息日本莫特爾的難選。他說也有身材美好的，但都是富貴家的 Musumesan（令媛）他們生活豐富，培養合理，也會把矮種的日本女子培養得苗條可愛。可是她們都不肯當莫特爾。可知西洋女

子的富有人體美，生活充裕也是其原因之一。而用莫特爾習畫這種辦法，似乎也只配西洋人取用。東方人仿了這辦法，不但環境裏的大家驚詫，因為莫特爾姿勢惡劣，畫家也對她生不出好感，作不出好畫。

西洋的美術學校，規定畫學生須描寫莫特爾數年，方可應用其技術去描寫風景及着衣人物等，正式作畫。畫的工具也有規定：描石膏模型時必用木炭，取其單色，容易表現明暗。初學人體畫時，亦須暫作木炭畫。後來改用油畫。西洋畫法，不許學生輕易描寫彩色畫，而必先令屏絕色彩，專寫單色的木炭畫數年。其故有二。一者，西洋畫注重形，必須描形十分正確了，然後可以製作。因此取分工的方法，索性把色彩一件事暫時撇開，用全部精神對付形的練習。故初學必用木炭。二者，自然物的基礎形態，不存在於色彩，而存在於形及明暗。試看照相及電影即可相信。單色的照相及電影，只有一種黑色，不過

深淺濃淡程度各異而已。但是一切物象的姿態都能維妙維肖地表現。可見物的形態，重在形狀與明暗，而不重在色彩。初學者的要求，正是表現物的形態，故最初要屏絕色彩，專練形與明暗的表現法。這明暗，在繪畫上稱爲「調子」，即英語 Tone。原是音樂上的名詞，被借用在繪畫上的。音樂每曲有一個調子，如 G 調 F 調等。這調子統一了樂曲各音的高低，一調有一調的樂趣。繪畫上的明暗也是如此。弱的光線使自然物全體蒙了一個幽暗的調子，強的光線使自然物全體蒙了一個明朗的調子，同樂曲的調子一樣。初學繪畫的人，入手先研究形和調子。二者研究有素，方才進而研究色彩。這種分工式的技術研究法，也只有西洋有之。在東方，決不取這樣死板的學法。尤其是學做畫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可以支支節節地分析開來教人？東西洋畫風之差異，即因此而生。

以上說了東西洋繪畫基本練習法的不同。即東洋人學畫取臨摹或讀畫的方法，西洋人學畫取寫生的方法。其次，再講作畫，東洋人取寫意的方法，西洋人取寫實的方法。

寫意者，只描物象的輪廓或特點，只表現物象的印象或象徵。例如描一個美人，用線條包圍而成臉孔，五官其實人的臉孔上何嘗有線條？這種線條都是畫家想像出來的物象的輪廓。把美人的肩畫得非常瘦削，成了發育不全，半身不遂的樣子。其世間那有這樣的人？這是擴張美人肩的特點，過分地形容的。把美人的腰畫得極細，帶畫得極長，都是實際上所不可能的狀態。原來他所表現的是美人的「印象」或「象徵」而已。這就叫做寫意。因為寫意，所以畫時不必看見眞物，只要把平時所見的現象涵養在胸中，造成一種幻象。這幻象成熟了，然後取筆伸紙，描寫出來，即成爲中國畫。不但美人如此，

一切山水花卉的中國畫，大都是這樣地產生的。故畫家不必辦莫特爾，不必寫生，但須多見識。董其昌論畫家的修養，說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爲甚麼要讀書？達世情，洞察物理，非多讀書不可。爲甚麼要行萬里路？奇山異水，幽境絕域，非多行路不能見其狀。太史公遊名山大川，歸而文章有奇氣。作畫與作文相似，遊了名山大川，胸中的幻象自然豐富，發爲繪畫，便成傑作。這是真正的畫家的修養。然而我國畫家，能具有這種修養的人極少。多看幾幅古畫，東臨西摹，已算盡中國畫家的能事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畫家，只管在那裏描寫綸巾道袍紅袖翠帶的服裝，足證他們自己沒有創作，只是看古人的樣，描寫古代的現象。古代的現象未始不可以畫，然而目前的現象最應該畫。完全不描目前而專描古代，我不解這班畫家的用意。古代人是看了他們目前的狀態而作畫的。我們何不也看了我們目前的狀態而作畫，而必舍己耘人。

呢？或曰，現今日的狀態，像火車、機器，都很俗氣，不堪入畫。這固然也是一種主張。但是我以為這事牽涉於其人的繪畫觀及生活意識，要辯是很費詞了。略言之，若視繪畫爲夢一般荒唐玄妙的境地，則其畫固不要求描寫目前，最好是遠離現實，越古越好。若視現實生活爲煩瑣齷齪不屑道之事，而神遊於烏托邦中，則其畫亦不要求描寫目前，最好是遠離現實，越古越好。這好比遊山水，隔絕紅塵，眼目清涼，原也有可樂之處。但是遊之太久，一朝身入市井，看了擔米挑柴，引車賣漿的情狀，覺得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也自有一種可親可愛的情趣。故詩情畫意，不僅在於山水之間，市井之中儘有着不少。推廣這一點感情，火車與機械不是與現代的我們關係更加密切的麼？以之吟詩入畫，自然可能。特世間少有人敢大膽地向這方面取畫材耳。若有人取火車機械作畫材，千年之後，人之視火車機械，正與我等視綸巾道袍紅袖翠帶一樣。

將謂其大可入畫了。

西洋畫家的作畫，取寫實法。寫實不一定寫目前的狀態，亦有寫古代的狀態者。但其所寫古代狀態，仍以目前的實形為參考表出之。例如文藝復興時，畫家皆寫耶穌、聖母及聖書中的諸聖徒，或天堂地獄的狀態。然而他們作畫時，大都用莫特爾。例如要描一耶穌，即在衆人中選擇一貌似他所想像的耶穌者，使他穿了適當的衣服，扮出適當的姿勢，給畫家看了描寫。也有不用莫特爾的，則畫家的技術工夫深刻，不須看見了描寫，自能憑想像而描出來。其所描出的人物，毛髮筋肉皆如生人，仍舊是寫實風的。故雖不寫生，實與寫生無異。

到了印象派時代，即十九世紀中，寫生之道大行。畫家作畫，一刻不能離開對象。倘是描靜物畫，則在畫室中布置模型，供於光線不變窗下，看一眼，畫

一筆。倘是描風景畫，則背了畫箱，畫架，三腳檯，陽傘等物到野外去覓畫。覓得了可以畫的景色，即在其前擡起畫架來，擺起三腳檯來，張起陽傘來，坐在那裏，也是看一眼，描一筆。過了一二小時，太陽移行了，光線變更了，便不好再畫。須得收拾一切回家去。到了明天同樣的時間，再背了那些傢伙到同一的地點來續畫。在斗室之內的尺素上設丘作壑，呼雲喚雨的中國畫家看來，印象派的畫法真是太笨了。他們爲甚麼定要如此？恐怕我的讀者也在那裏懷疑。現在略爲印象派辯解如下：原來西洋古代的畫法，比較起中國畫來可以說是寫實的，其實並未徹底地寫實。據印象派的畫家說，作畫應該寫目前所見的狀態，不可意度。譬如花與葉，以意度之，花是紅的，葉是綠的。其實在各種光線之下，其所顯示於吾人眼前的色彩，花不一定皆紅，葉不一定皆綠。隨時變化，隨地變化。故描畫非看一筆描一筆不可。而且看時要完全放棄陳見，全憑

眼睛的感覺而描出。所謂陳見，就是花紅葉綠，所謂感覺者，花不一定紅，葉不一定綠，隨時隨地而變化。故印象派畫家所描的人物的臉上，常見有翠藍、明綠的色彩。驟見者覺得奇怪。但仔細觀察實物，人在水上時臉上的陰影固作藍色，在樹下時臉上的陰影固作綠色。這樣，才是徹底的寫實。所以自有印象派以來，寫生畫之風大行。到了現代，畫風雖已變易，但寫生仍是西洋畫的基礎技法。一切畫家，皆須從寫生入手。

以上已把東西洋繪畫技法的大概說過了。這兩種技法各有長短，在上文中已經處處談到過。總之，爲藝術，宜取東洋畫技法；爲人生，宜取西洋畫技法。現今學校裏的圖畫，所以取西洋畫法的寫生者，其原因即在於此。有些愛國青年，知道先生教他西洋畫法，慷慨激昂地起來反對，中國人爲甚麼要畫西洋畫？中國民族自有中國的藝術，爲甚麼要學西洋人的藝術？新從美術學

校畢業出來的圖畫教師被他們說得無言對答，只得拚命扣他的分數。其實理由很正當明顯：「中國畫法高深，不易着手；西洋畫法淺明，易於入門。故從西洋畫法學畫，可得事半功倍。」

第四章 繪畫的理論

關於繪畫的理論，也同技術一樣，東洋的是玄妙的，西洋的是切實的。東洋的是綜合的，西洋的是分析的。東洋的是形而上的，西洋的是形而下的。東洋的是爲藝術的，西洋的是爲人生的。故西洋的畫理可以印了講義教給普通學校的學生，東洋畫理講給他們的圖畫先生聽也不容易聽得懂。

東洋畫理稱爲「畫論」。古來大畫家中沒有幾人能寫畫論，所寫的也只是寥寥數語，深微奧妙。要閉門卻掃，平心靜氣，焚香默坐，才可以看懂幾句的。畫論始於東晉的顧愷之。在他以前也有些，但無系統。到了他手裏方始把中國畫理要約起來，定爲六法。顧愷之以後，闡明這畫六法的還有許多人。像南齊的謝赫著畫六法論，是最有名的。然而多數的畫論，只是爲六法添些枝葉，

沒有在六法外新創出第七法來。中國文化愈古愈好，在畫論也是如此。

甚麼叫做六法？即（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移模寫。僅就字面上看，這六法中第二以下所論的是甚麼約略可以知道，即骨法用筆大約是講筆法，應物象形大約是講寫生法，隨類賦彩大約是講色彩法，經營位置大約是講構圖法，傳移模寫大約是講臨摹讀畫。只有氣韻生動一法，使人難於想像。古人說過：「六法中骨法以下皆可學而能，唯氣韻不可學，必在生知。」氣韻必須生而知之，我也無法爲讀者解釋了。但讀者中一定有着生知的人，所以現在還得引用古來各畫家關於六法及氣韻的幾種說法在這裏：

唐朝的畫家張彥遠說：「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中略）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畫或能移其形似，尙其骨氣，於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

爲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形似即在其間矣。（中略）夫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故工於畫者，多善書。（中略）至於臺閣樹石車輿器物，不可擬生動，不可侔氣韻，但要位置背向。（中略）至於鬼神人物，其生動可狀，必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非可謂妙。」他是把「骨氣」「氣韻」「神韻」這三個意義略同的名詞來與「形似」相對立的。形似就是所畫的對象的外形。骨氣等三個名詞所指的就是形似所表現的意味或精神。可知張彥遠的說法是二元的。他以爲臺閣樹石等無生物都沒有氣韻，只有鬼神人物有氣韻。這二元說法，其實很有毛病。不過歸重氣韻，是至當的。

宋朝的郭若虛比他說得高。他說：「謝赫云，畫有六法。（中略）六法之

精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而得，不可以歲月而到。默會神悟，不知其然而然。嘗試論之：竊觀古之奇蹟，多是軒冕之才賢，巖穴之上士，依仁游藝，探蹟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高，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高，不得不生動。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實非畫。」可知他是以氣韻生動爲繪畫觀照上的唯一標準的。但是無條件地讚許，如何才是氣韻生動，他沒有說。要之，他所謂氣韻，是畫所表現的高雅的氣品。所以說「人品既高，氣韻不得不高。」明朝的董其昌的說法，同他一樣。二人所異於張彥遠的，就是不論畫的對象（臺閣樹石或鬼神人物）一以氣韻生動爲繪畫評價的標準。這一點就比張彥遠高深而徹底。但郭若虛把氣韻生動解說爲高雅的氣品，亦似乎太偏狹。因爲畫並不是一定要氣品高雅方才有價

值的。

能避免郭若虛的偏狹，而得謝赫的真意的，要推清朝的方薰。他說：「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生動，氣韻自在。氣韻以生動爲第一義。然必以氣爲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滯無礙，其間韻自生動。杜老云：元氣淋漓幛猶濕，卽是氣韻生動。」此說與西洋美學上的「感情移入」說相通，可說是最完全的說法。所謂「感情移入」，就是把一切物象「擬人化」，在對象中看出生命，故畫以生動爲第一。然而究竟怎樣叫做生動？這問題就同「怎樣叫做甜？」一樣，筆墨不能宣，全靠用自己的感覺去經驗。

以上總算把東洋畫論的大要說過了。次說西洋繪畫的理論。

如前所說，西洋有「感情移入」說，可見西洋的美學並非淺率的。然而美學根據心理學，可說是一種關於美與藝術的科學。牠所論的是一般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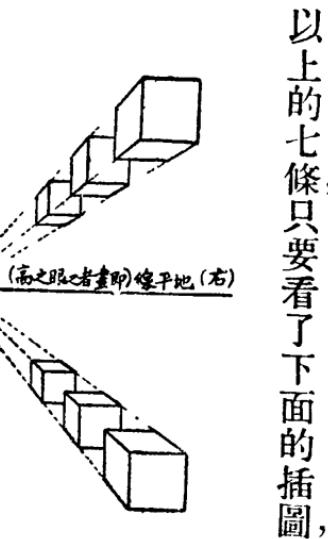
的成因、美的心理等，與繪畫少有直接的關係。普通所視為西洋繪畫理論的，大都是與畫技直接有關的理論。重要者有四種，即遠近法、解剖學、構圖法、色彩學，與美術史。現在逐一解說在下面：

所謂遠近法者，就是把立體的物象描寫在平面上的方法。這是東洋畫中所不講究，而西洋畫中所最注重的畫理。例如畫一條九曲欄杆，中國畫可憑想像，在紙上畫九個曲折，好像坐在飛機中望下來所見的鳥瞰圖。但是在西洋畫上就不行。畫家若非真個坐在飛機裏或高樓上，而是站在平地上畫的，其九曲欄杆就互相遮掩，不會統統看見。中國畫因為不講這遠近法，所以畫起山水來，重重疊疊，一幅畫中可以看見好幾重山，好幾重水。在實際上，就是站在山巔所望見的也不過一二重山水罷了。故西洋畫中就沒有這樣的畫面。西洋畫家作畫時，第一要決定畫者所站立的地點。而且這地點不能變。

動。所以一幅中，只有一個中心點。一切物象皆歸宿這中心點。這中心點叫做「消點」，即與吾人的眼睛等高的地平線上的一點。因了有這一點為中心，畫面的物形，就有這樣的定規：

- (一) 凡物距離愈遠，其形愈小。
- (二) 凡比畫者的眼睛低的東西，所見的是其上面。
- (三) 凡比畫者的眼睛高的東西，所見的是其底面。
- (四) 凡位在畫者右方的景物，所見的是其左側。
- (五) 凡位在畫者左方的景物，所見的是其右側。
- (六) 凡在地平線以上（即比自己的眼睛高）的景物，距離愈遠，其在畫紙上的位置愈低。
- (七) 凡在地平線之下（即比自己的眼睛低）的景物，距離愈遠，其

在畫紙上位置愈高。



以上的七條，只要看了下面的插圖，其理就可自然明白。吾人日常所見的桌子，櫈子，鐵路，地平磚等皆是屬於（二）的。電燈，樓板，高架鐵道等都是屬於（三）的。其餘諸條實例隨處可見。

西洋畫最重形似。形不正確，基礎站不穩，是學西洋畫的最大毛病。而描形的最大要事，是合於遠近法的規則。遠近法或稱爲透視法。大體分「並行透視法」及「成角透視

法」兩種。現在所揭的圖，是屬於並行透視的。成角透視就是不與畫者的身並行放置的東西的透視法，較為複雜。

解剖學不是醫生或生理學上用的，是繪畫上用的，故又稱為「藝用解剖學」，即 *Anatomy For Art Students*。醫生用或生理用的解剖學，講到人體的內部狀態及作用等。藝用解剖學則不管內部的狀態及作用，而專研究人體的外形。例如骨骼，筋肉，凡表出於外部，或與外部形狀有關係的，為藝用解剖學所研究的。藝用解剖學在西洋有很厚冊的專書，研究亦很費時。研究的目的，無非要 在人物畫的表現維妙維肖，處處合於實際。這是中國畫所不為而且反對的事。像蘇東坡詩中所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故中國人物畫沒有幅合於解剖之理的，大都頭大身短，或五官位置不對，或手的生法不對，以西洋畫的眼光看來，處處是毛病。西洋的人物畫，尤其是文藝復興時

代的宗教畫，其人物個個寫得非常工緻而逼真，連頭髮眉毛都根根看得出來。中國的工筆人物畫，也有鬚眉根根分清的，但是不近實形，望去終是一張平面的紙。文藝復興期的人物畫，近看毫髮皆見，遠看又像站在那裏的立體的真人。據說那時代的畫家，於解剖學的研究工夫甚深。有的畫家爲了這研究而親自解剖尸體，甚至殺死一個莫特兒。中國亦有藝用解剖學出版者，但是讀的人聽說不多。因爲中國研究西洋畫的人，多數不肯用寫實的工夫，而歡喜用粗大的線條，鮮麗的顏色，作後期印象派風的油畫。其實這是不對的。西洋的後期印象派畫家，開始都研究寫實基礎，穩固了自己變化畫風，故意作那種強烈的表現。若沒有修得寫實的基礎工夫，提起來就飛舞線條，其結果一定失敗。

構圖法，英名 *Composition*，即構成之意。這一種理論，比較上兩種要深

些。牠所講究的，是畫面的布置法。畫面的布置，如何是美，如何是惡，實在沒有定規，難以用科學的方法來說明。又這種美惡，實在只有用眼睛來鑑賞，卻難於說出其所以美及所以惡的道理來。所以構圖法不是一種機械的方法，其性質接近於美學。其最可以筆述的原則，只有「多樣統一」一條。所謂「多樣統一」，英名 *Unity in Variety*，即畫面變化多樣，同時又渾然統一。若一味多樣而散漫無主，不美；若一味統一則呆板無趣，也不美。例如作靜物畫，許多橘子描在畫中，倘同體操一樣排隊並列，即統一而不多樣。反之，倘同種田插秧一樣均勻撒布，即多樣而不統一。必須許多橘子有一個中心，而巧妙地向四面發展，使一切橘子都傾向於中心，方才是美好的構圖。又如畫一個人，也是如此，人不可立在畫的正中，同時又不可擠在畫的邊上，必須位在畫的不正不偏之處——大約三分之一之處，方才落位。又如畫風景，也是如此。風景

太散漫也不好，太規則也不好。必須看似複雜而其中有一中心，方為美滿。還有一個原則，叫做「對比」，也是構圖上所常常應用的。例如一羣樹木，統是柔軟的曲線，其畫覺得單調。倘樹葉中間露出建築物的一角來，建築物的直線就與樹木的曲線相對比，作成美滿的效果。又如市街的風景，處處都是強硬的直線，看去也覺單調。倘牆頭露出一叢樹葉來，或者路上有着一個戴箬笠的人，張傘的人，則建築物的直線也就與這些曲線相對比，作成美滿的效果。構圖法也有專書，然而因為美的條件沒有一定，故構圖法所說也不能包涵一切，不過指點讀者鑑賞畫面美的門徑而已。外國有許多書，把古來大畫家的名作一一分析研究，在其中指示構圖的法則，是很有實益的繪畫理論。例如最著名的達拿獨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傑作最後的晚餐，常被取作構圖研究的適例。那幅畫中以耶穌為中心，十二個門徒分作三四小

羣，而每一羣以巧妙的態度傾向於耶穌，使全幅變化多樣而渾然統一。

色彩學，倘詳細研究起來，就變成科學——光學——的一部分。但繪畫上所需要的，以肉眼所能見的為度。又以色彩的感情為主。例如把色彩分為原色與間色，寒色與暖色，透明色與不透明色，使學畫者知道色彩的用法。又如色彩的調和與對比，為色彩學上最重要的一種研究。所謂調和者，同類之色，例如深紅與淡紅，互相調和。所謂對比者，在七色輪上相對的二色放在一起，彼此互相顯襯，作成強烈的對比。七色輪即赤、橙、黃、綠、青、藍、紫七色環列而成。這輪子上凡相鄰之二色必互相調和，凡相對之二色必互相對比。紅與綠、黃與紫，橙與藍都是最強烈的對比色。故風景畫家，往往在綠樹濃陰中描一個穿紅衣服的人物，其效果非常顯著。據史傳所云，英國有兩畫家的作品，在展覽會中並列地掛着。甲畫家於開會之前日，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了一點紅

色。次日乙畫家來看，驚訝他自己的作品何以忽然損色了。推求的結果，原來相鄰的甲畫家作品中添了一點紅色，忽然效果顯著，其影響竟波及於旁邊的畫上。於此可見色彩對於繪畫的關係至為重大。作畫固然不能讀熟了色彩學而着色。但懂得了色彩的性質，當然多所便利。

美術史與繪畫技術少有直接關係；但欲深造繪畫藝術，非知道古來美術狀態不可。美術史是包括建築、彫刻、繪畫的。建築與彫刻與繪畫常保住相互的關係。像文藝復興期的大畫家，有許多是兼建築家及彫刻家的一時代的藝術潮流往往波及於美術的全體。故研究繪畫不能單獨進行。實際繪畫與彫刻、建築原是同根本的藝術。建築近於繪畫的圖案方面，彫刻近於繪畫的立體感方面。故美術史中並論這三者。單論繪畫的，即繪畫史。更是學畫者所應詳知的事。

除上述數種理論之外，還有圖案畫與用器畫兩種學問。但這些不是純粹的理論，而為繪畫的附屬部門，現在附帶地敘述在這裏：

圖案畫，就是裝飾化的繪畫。例如磁器上的紋樣，織物上的紋樣，以及家具的樣式，商品的裝璜等，都是屬於圖案的。其畫法亦以寫生為根據，不過把物象加以變化，使成為裝飾風。又可應用想像，造出美好的模樣來。這是很重大的一種繪畫，不比上述數種理論的簡便。專門的美術學校，常特設圖案科，與西洋畫科及中國畫並列。圖案畫於工藝方面關係重大，故在工業發達的時代，圖案的研究非常重要。

用器畫，包括幾何畫與投影畫二者。這是介乎繪畫與數學之間的東西。製造工藝美術，必非學用器畫，則用器似屬於美術。幾何畫與幾何學密切關聯，則用器畫又似屬於數學。幾何畫所講的是各種形狀——例如直角、正方、

五角、六角、橢圓等——的正確的畫法。投影畫所講的是各種形體的分析與展開。其圖用儀器繪製，與藝術的繪畫全然異趣。

第五章 中國繪畫的完成

以上已就繪畫的性狀、種類、技術、理論，概要地說過了。以下請把東西洋兩種繪畫的發展史簡要地說一說。在東洋方面，當然中國是文化的代表。故現在但說中國畫的發展。中國繪畫，萌芽於黃帝時代，成立於六朝時代，發展於唐代，繁盛於宋代、元、明清大家輩出。中國的繪畫史，可謂莊嚴燦爛。惜乎歷代各家的作品，或失亡於喪亂，或祕藏於民間，或被掠於外人，沒有系統的保存與流傳。幸而現今各書店影印古畫不少，前代作風，在這些複製品中亦可窺見其大概。

現在把我國繪畫的發展分作四步敘述之。即一、六朝以前的繪畫，二、唐代的繪畫，三、五代及宋代的繪畫，四、元、明清時代的繪畫。各時代的畫風，有顯然

的異點：即六朝以前以人物爲中心，唐代山水畫獨立，五代及宋代畫院最盛。元、明清山水人物並茂，集繪畫之大成。即前二節是中國繪畫的完成，後二節是中國繪畫的繁榮。這裏就分作兩章敘述。以下所述諸家，是我們中國人所不可不知的。我國古人往往一人兼有字號及別號。這一點讀者必須記誦，否則鑑賞古畫或讀畫論時，大受阻礙。

一、六朝以前的繪畫（人物中心時代）

中國繪畫正式成爲藝術，始於六朝時代的顧愷之。中國繪畫最古的留傳品，莫如顧愷之的女史箴。故顧愷之可說是中國畫的始祖。但在顧愷之以前，三代、秦漢並非沒有繪畫。不過其繪畫或技法幼稚，或意義不同，只能看作繪畫藝術的整備時代。到了顧愷之手裏，方才成爲完全的藝術品。

遠溯繪畫的起源，實在黃帝時代。黃帝時蒼頡造文字，即可說是繪畫的

萌芽。因為中國的文字的造法，不像外國的根據聲音，而根據形象。故六書的第一項就是「象形」。象形就是照物件的形狀描一個大體，以代表這物件。如日、月、山、川、魚、鳥等字，寫作篆文時，竟是一種速寫或略繪。六書的第二項，曰「指事」，也以形象為根據。例如上、下、本、末等字的篆文，彷彿在略畫上加了一點記號。故這種文字其實就是繪畫。故中國有一「書畫同源」之說。

最初把書畫分開的，據說是黃帝的臣史皇及舜的妹嫫。當時他們怎樣把書畫分開，我們不能知其詳。但依想像，大約不過是象形文字稍稍加詳，不當作記事的符號，而用為裝飾罷了。或者就象現今流行的圖案文字，把文字加以修飾，使自成一種美好的形狀，以供裝飾之用。總之，書畫最初分離的時候，繪畫還是一種圖案。

繪畫從圖案發生，在古代的遺物的模樣上可以窺知。夏、商、周三代的美

術，我們現在所能見的，只有地下發掘出來的器皿。這種器皿上有種種的雕刻。這便是古代的圖案，也可說是古代的繪畫。試看古代的銅器，其紋樣大約可分二種，即幾何紋樣與動物模樣。幾何紋樣中最普通的是水浪紋、連鎖紋等。動物模樣則魚鳥走獸都有。形態幼稚而古樸，線條簡單而堅勁。在金石書畫上，這些古代繪畫富有美術的價值。但在繪畫的發展上看，這些畢竟是技術簡陋的表現，其古雅不可及，但其巧妙亦不足道。

三代以後，經過了短促的暴秦而入漢家天下，繪畫就顯著地進步。第一，是植物紋樣的出現。三代的人，只畫動物而不畫植物。這大約是動物對人關係親切的原故。西洋最古的壁畫，也只見動物而不見植物。可見人類的生活與藝術，大體是相同的。漢代植物紋樣的出現，據說最多的還是葡萄。葡萄不是中國的本產，原是外國來的種子。像詩中所說：「千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

「葡萄入漢家。」可知葡萄是外國進貢來的東西。漢武帝時，命張騫通西域。後來明帝又命班超使西域。漢代與西域交通頻繁。葡萄的入中國，正是這時候的事。中國人爲甚麼不描寫眼前的許多草木花果，必須等到西域來了葡萄方才描植物呢？這是難於考究的一問題。或說葡萄紋原是西域的圖案模樣，與葡萄一同流入中國。蓋張騫、班超的通西域，不僅帶了西域的東西來，又帶了西域的藝術來。故漢代文化受着西域的影響。

人物畫在漢代已非常發達。據史傳：武帝於甘泉宮畫天地太一及諸鬼神像。又於明光殿的壁上塗胡粉，施以青紫的界線，畫古烈士像。宣帝時，畫功臣十一人像於麒麟閣。廣川惠王的殿門上畫古勇士成慶之像。魯靈光殿中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神靈等。當時民間的門戶上亦畫神像，大約就像現今農家門上所貼的門神。元帝時，畫道大盛。設立宮廷畫院，羅致天下畫人，

命爲帝室作裝飾。當時畫院中的人，最著名的就是毛延壽——畫錯了王昭君像而被殺頭的那位受賄畫家。其他還有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等，都是元帝的畫院中的畫工。到了東漢，明帝亦頗好文雅，設畫官，使圖寫經史中的故事。又創辦鴻都學，集天下之奇藝，畫家是其中主要人物之一。故東漢時代，出了不少著名的畫家。如張衡、蔡邕、趙岐、劉褒，都是長於繪畫的。不過他們的作品不傳，我們無從窺見漢代繪畫藝術的實相，只能從歷史的記載上知道有上述的盛況而已。

漢以後，三國、魏、晉、六朝的時代，天下大亂，或鼎立，或對峙，或紛爭，無有甯日。繪畫偏在這戎馬倉皇的時代大大發展起來。吳有大畫家曹不興，晉有衛協，北齊有楊子華，而所謂「六朝三大畫家」尤爲著名。三大畫家者，張僧繇、陸探微、顧愷之是也。這班畫家，不但長於畫技，又長於畫論。如前章所述的

「畫六法」便是衛協、顧愷之等所倡導，到了謝赫而集大成的。

顧愷之於畫技畫論兩方面都展着天才。而且畫與文字，都留傳到現世。故繪畫史家視此人爲中國畫祖。他的作品，現今存在的有兩種，即女史箴圖及洛神賦圖。前者現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館中，後者曾爲端方所藏。這兩種作品的複製品，現在我國已有印行。不過很不清楚。一則其物所歷年代太久，不免處處損壞；二則照相製版縮印，又不免打一大折扣。女史箴和洛神賦都是古代文字上的名作。顧愷之是根據了文學而作畫的。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生於距今約一千五百年前的東晉時代，是晉陵無錫人。其人有才氣，富於學問，尤長於畫道。起初師事衛協。後來青出於藍，名望比先生更高。當時宰相謝安曾經熱烈地稱讚他，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關於他的畫技的高妙，有兩則逸話可以證明：顧愷之慕鄰家處子，某日繪其像，懸壁間，以針刺其胸。忽

鄰女患心痛病。拔去其針，病即愈。又一則：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向朝賢求布施，士大夫所捨無過十萬者。愷之素貧，卻尤捐百萬。及期，命寺僧備一壁，閉戶一月餘，繪成維摩頴像一軀。點睛之日，命寺僧向觀者求施。戶開，畫像燦爛生動，光照一寺。觀者皆樂願解囊，俄頃得百萬。這兩段逸話，前者頗荒唐。大約是後人欲極言愷之人物畫之高妙，而捏造事實的。後者事雖不可考，其理亦有根據。顧愷之與其師衛協，於人物畫研究工夫皆甚深。大家主張畫人最難於點睛。衛協畫人不點睛，說「點睛便欲飛去。」愷之畫人亦數月不點睛。他的畫論說：「四體研蚩，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即眼睛也。

統觀以上所述，皆是人物畫。可知中國繪畫在六朝以前，是以人物爲中心的。當時還有犍陀羅地方傳來的佛教畫，所謂「犍陀羅式佛教美術」，也都是人物畫——佛像。當時風景畫尚未獨立。風景僅用以當作人物畫的背

景而且用背景的也極少。風景畫——在中國即山水畫——的獨立，始於下述的唐代。

二、唐代的繪畫（山水畫的獨立）

六朝之後的隋朝，治世僅五十年。也有兩位畫家，即展子虔與鄭法子。但無甚特色，作品亦失傳。大唐統一，治世三百年。其間畫家輩出，初唐有閻立德、閻立本兄弟，大尉遲、小尉遲父子。（父名跋質那，子名乙僧。）中唐人才更多：吳道玄、李思訓、李昭道父子，王維、張璪、畢宏、韓幹、韋偃、周昉、邊鸞、李真，或專工人物，或專工花鳥，而多數長於山水，都是繪畫史上數一數二的人物。就中吳道玄、李思訓、王維三人，就為劃時代的革命畫家。他們的革命，就是把畫材的範圍放大，偏取山水人物花鳥，使之入畫。而千百年來為中國畫之正格的風景畫，由此獨立。

在唐朝以前，山水畫雖亦有之，但其形式很死板，而且很拙劣。都是圖式的，模型似的。或者山水遠近不分，或者山水與人物比例失當。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有這樣的話：「魏晉以降，名蹟之在人間者皆見之。其畫山水，則羣峯之勢若鉏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比山大。」「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繪樹則刷脈鏤葉，功倍愈拙，不勝其色。」可見唐以前的風景，還與圖案模樣相去不遠。唐初，畫法稍稍進步，用細線一一精寫對象的細部，略似現在的鋼筆畫。其法稱為「鐵線描」，謂線之細而硬若鐵線也。還有一種稍委婉的線描，稱為「游絲描」，謂其線之活潑若游絲也。然而這種畫法都陷於圖案風，全無寫生之趣。即張彥遠所謂「功倍愈拙，不勝其色。」開始改革這等線描的是吳道玄。

吳道玄字道子，是玄宗時陽翟人。他起初也學鐵線描及游絲描，後來反

對這種細描，開始用粗細不同的線。從前描線時，腕的用力不分輕重，一律到底，彷彿現在的用器畫一般。吳道子開始用寫字般的筆法來描線，用力或輕或重，揮筆或快或慢，一視對象的性質與主觀的感覺而定。故其筆富有生趣。故昔人批評他說：「吳道子筆法超妙，百代之畫聖。早年頗細，中年行筆磊落，揮霍如神。」又有人說：「吳之用筆，其勢圜轉，衣服飄飄舉。」因此人稱吳道子的線條曰「吳帶當風」。用這種線條來寫山水，其山水就表出個性，富有寫生的意趣。故山水畫的獨立，以吳道子的線條為引導。

然山水獨立革命的主將，是李思訓與王維二人。李的畫法細緻而力強，王的畫法清淡而自然。李為北宗之祖，王為南宗之祖。中國繪畫自唐以來，分南北二宗。現在就這兩位開祖略說之。

李思訓是唐的宗室，官至左武衛大將軍。早歲即以畫著名。他所畫的着

色山水，用金碧輝映，自成一家之法。其子昭道，稍變其父之法，而妙又過之。一家五人皆擅長丹青，而思訓、昭道父子爲最著。用金碧輝映，其畫法自然與吳道子異趣。吳是簡筆的，李是工筆的，不過這工筆不似從前的死板，卻從自然觀察中實地寫生，畫面自能生動。朱景元的唐朝名畫錄中論吳、李二人，有這樣的一段逸話：「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駟，命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後宣大同殿使圖之，一日而畢。時有李思訓將軍，擅名山水，帝亦宣大同殿使圖之，累月方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可知吳道子筆意剛健，一氣呵成；李思訓筆致工細，精審從事。二人各有好處，繼續李思訓的畫風的，有宋朝的趙幹、趙伯駒、趙伯驥、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等，即所謂「北宗派」。

與李思訓相反，另樹一幟的是比他年紀稍輕的後輩王維。其畫派稱爲

「南宗派。」承繼者爲宋朝的董源、巨然、朱家父子及元朝的四家（見後）等。但所謂北宗南宗，並非在當時早就定下名稱的。乃一直後來，明朝的莫是龍及董其昌，把唐宋以來的畫家依作風歸類，方始定下「南宗」「北宗」的名稱。董其昌論畫風，有這樣的話：「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分於唐時。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染……」但董其昌的分法，並非判然，其間亦有交互錯綜的畫風。有的可數入北宗，亦可數入南宗；也有不能入北宗，亦不能入南宗者。不過李的金碧輝映與王的渲染自然，確是中國繪畫上最主重的兩種畫法。李思訓的作品已經不傳。王維的作品傳到今日的，有江山雪霽圖卷，複製品也容易看到。王維字摩詰，太原人。玄宗時擢第進士，官書尚丞。事母崔氏至孝。其居喪哀毀骨立，不勝喪服。通諸藝，作詩不亞於李白、杜甫，當時稱爲詩壇四傑之一。又工畫，富貴權門皆

拂席相迎。寧王、薛王尤待之如師友。時值安祿山反，王維爲賊所捕。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令爲給事中。因此賊亡後，王維得罪下獄。其弟王縉願削自己刑部侍郎職，以贖兄罪。於是王維復爲右丞。後棄官，栖隱輞川別業，友詩畫琴瑟，以送餘生。其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與弟縉皆皈依佛門，居常蔬食，不茹葷血。以清靜長終。其畫如其人，又如其詩，淡雅而自然，尤富詩趣。故蘇東坡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董其昌說：「文人畫自王右丞始。」

文人畫是中國繪畫上的一大特色。西洋文化亦分業，畫家有胸無點墨者。故其作品亦多匠氣，毫無風韻。中國畫饒有風韻者，正爲畫家多兼文人之故。英語稱畫家與漆匠皆曰 Painter，畫家與漆匠的工作亦相似。在中國則畫家與漆匠名實均大異。這是東西繪畫上的的一大異點。這異點的來由，畫法

與畫家互相關係。因畫法不同，畫家所需要的修養亦異。因畫家的修養相異，其畫法遂益見不同。

以上是唐朝以前的中國繪畫界的狀況。一方面由圖案變爲鐵線描，又變爲吳帶當風，再展出金碧與渲染。一方面由動物植物紋樣變爲人物，又變爲山水、花鳥。可知到了唐代，繪畫在技法上及題材上，皆已完全發達。彷彿一個人已達成年，身體精神均完全發育，以後可以展開其偉大的事業了。

第六章 中國繪畫的繁榮

中國繪畫最繁榮的時代，是五代及宋。元、明、清皆承其遺緒，每代有大作家輩出。故以下分兩節敘述，即五代及宋的繪畫，及元、明、清的繪畫。

但先有一點要教讀者注意：即中國的繪畫，往往發展於亂世。如六朝、五代、及宋都是中原多事的時期，而繪畫在這些時期中特別繁榮。論理，這種文人雅事應該在盛世的太平時代才得繁榮。而事實恰正反對，理由何在呢？自來沒有人加以解說。我想，也許是日本藝術論者廚川白村所說，藝術是「苦悶的象徵」之故。環境混亂，生活不安定，人心中的積鬱無從發洩，便向繪畫藝術的自由天地中去找求生趣。於是繪畫便繁榮起來。假如這話是對的，現代環境這麼混亂，生活這麼不安定，應該也是一個藝術繁榮的時代。但

時代也同人一樣，要蓋棺方才定論。現在這句話也正不容易說呢。

一、五代及宋的繪畫（畫院最盛時代）

自後梁太祖朱全忠篡唐，至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天下，其間只五十年，稱爲五代。這五十年中，中原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相繼興亡。四方有燕、歧、蜀、後蜀、荆南、楚、吳、南唐、吳越、閩、南漢、北漢十二國割據稱雄。（普通除外暫起的燕和歧，稱爲十國。）正是干戈擾攘，戎馬倉皇的時代。而繪畫非常發達，江南與蜀國尤爲繁盛。設畫院，羅致天下名工，使互相砥礪。最注重的卻是花鳥畫。像黃筌、徐熙，便是那時那地所產生的花鳥畫二大家。後梁有更大的畫家出世，其人即荆浩。浩字浩然，號洪谷子。（因爲他隱居於太行山洪谷中，故名。）這位畫家學問非常深廣，爲宋代諸大家的祖師。他的畫道傳授關同，關同傳授宋代的李成。李成傳授范寬，范寬傳授郭熙。（宋代諸家詳見後

文。）不但作畫，又有山水訣一卷傳世，爲中國畫論中的名言。他的畫法，根據王維的渲染，而更進一步。王維的畫中尚有鉤勒之迹，荆浩則盛用水墨、渲染，暈染，其畫面更富柔美之趣。其畫山水有種種皴法，例如斧劈皴法，雨點皴法，披麻皴法，礬頭皴法，都是他所盛用的。宋代的墨畫注重渲染與皴法，皆以荆浩爲先驅。

宋代自太祖至帝昺，治世凡三百二十年。其間外患有遼、金、西夏、蒙古之寇；內亂有朋黨之禍。差不多三百餘年間無有寧日。然而繪畫之發達，爲古今所未有。國家的獎勵繪畫，亦未有盛於宋代者。畫院之制，始於漢代元帝時。但當時不過雇用幾個宮廷畫家，爲帝室作裝飾而已，談不上國家的提倡藝術。後來，五代的南唐也設畫院，規模甚大，爲宋畫院的先驅。到了宋代，畫院特殊發展，開始以畫取士。太宗卽位，即召集天下畫人，設「翰林圖畫院」，院中分

各階級如待詔、祇候、藝學、畫學生、學生、供奉，皆畫官的官名。徽宗自己擅長丹青，其所繪翎毛盛傳至今。當時畫院最盛，米家父子畫家即出身於畫院。南渡以後，雖偏安一隅，高宗還是盡力獎勵畫道。其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就創造一種畫風，特稱爲「院體畫」。

國家獎勵畫道，大畫家就接踵而出。國初有三家，即李成、范寬、董源，稱爲「古今三大家」。李成字咸熙，是五代與宋之間的人。其山水爲「宋格畫」的開始。范寬原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而卜居終南太華。因爲他的性情溫厚，寬大，故人皆稱他「范寬」。其畫山水，於構畫上富有獨創性。大抵以一巨山爲主眼，而以衆小山圍繞之。董源字叔達，鐘陵人。本是南唐畫院中的畫人。所繪水墨畫有特色，後世稱他爲「南宗派」的百代師。水墨畫倡於王維，盛於荆浩，至董源而完成。他最擅長披麻皴法，線皆溶合一氣。南宗派畫人皆模仿

他這筆法。以上三家，稱爲「宋代古今三大家。」如畫鑒中所說：「宋世山水超絕唐世者，李成、董源、范寬而已。」嘗評之曰：「董源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爲百代師法。」范寬有弟子郭熙，董源有弟子僧巨然，亦爲國初大畫家。郭熙河南人，其畫於構圖有特長。巨然鐘陵人，亦以水墨山水著名。又有趙令穰，字大年，能文，愛讀杜甫詩，畫則師王維，也是清淡派的大畫家之一。其構圖平淡無奇，而於樹木的描寫上發揮特殊的技巧。更有兩位南宗的大畫家，便是大名鼎鼎的米家父子。父米芾，字元章。子米友仁，字元暉。父子二人畫山水，用一種特殊的點法，稱爲「米點」，其畫稱爲「米家山水」。這彷彿後述的西洋畫的「點彩派」，不過不用色點而用墨點。這種點法，原來發源於董源。董源宦游江南，看慣多水蒸氣的江南地方的煙雨景色，便用水墨渲染法描寫其狀。趙大年發展其技法，至米家父子而

集大成，自成一派。而米友仁畫道尤長於乃父。友仁性奇矯，有潔癖，仕於南宋宮廷。南宋都杭州，煙雨景色最富。友仁目擊江南風景，其畫益具特色，遂成一家。

除上述的大家外，還有一班「院體畫」的畫家，即趙伯駒（字千里）、趙伯驥（字希遠）、李唐（字晞古）、馬遠（字欽山）、夏珪（字禹玉）、劉松年等。其畫有一定方式，墨守傳統，自樹一幟為「院體畫」。其畫法屬於北宗，不及上述南宗諸家之自然。宋寧宗時，有畫家梁楷出世，開始打破院體畫的傳統。為晚宋第一大家。性嗜酒，不受金帶之賜，以繪畫研究終其身。

二、元明清代的繪畫（中國畫的集大成）

宋以後，元、明、清三代中，元、清二代畫道最盛。元有四大家，清有六大家。現在先從元說起。

元代在繪畫上是一個革命時代。自從唐朝吳道子使山水獨立以來，山水即爲中國畫的主幹。經過王維的培植後，到了五代及宋代而爛熟。但山水畫的主幹的發達，至此而止。元代以後的繪畫，向人物、花卉、翎毛各方面廣大地發展，不復集中於山水。打破這傳統的急先鋒，是顏輝（字秋月）。輝長於人物畫，其所作「鐵拐蝦蟆二仙圖」，爲劃時代的作品。蓋以前的人物畫，皆觀念的，精神的，不務寫實，如釋道畫，即其著例。顏輝完全反對從前的畫風，尊重現實性，其所作人物畫，皆似風似畫。自從他開了端，後世現實風的人物畫家輩出。像明代的仇英，清代的改琦，皆以美人畫著名於世。故中國畫中獨立一格的「仕女畫」，盛行於元、明、清三代。

然元季四大家，仍是以山水爲宗的。四大家者，即所謂「黃、吳、倪、王」——黃公望、吳鎮、倪瓈、王蒙——是也。站在這四大家之前的，還有一位

開路先鋒，即宋末的趙子昂。現在必須先從趙子昂說起。

趙子昂，名孟頫，字子昂，又號松雲道人。此人詩文字畫兼長，在學者中，他也是執元初學界的牛耳的。他是宋的宗室，封魏國公，諡文誨。宋亡後，仕於元。他是吳興人，爲當時吳興人俊之一。他的畫技，集前代之大成。而在內容方面，又爲宋代文人畫的先驅。除山水外，又善繪馬，與唐代的鞍馬名手韓幹並稱於世。一家長於繪事，其妻管夫人，以墨竹著名於世。其子趙雍，字仲穆，亦以畫家著名。趙氏在繪史上，是繼往開來的一個轉機。四大家得了趙氏的引導，方能在中國山水畫上展出全新的境地。

四大家時代略同，其故鄉亦集中在江、浙兩省，且大家不走仕途，（唯黃公望暫時做官，後來就隱居富春山。）大家隱居山水間，不求世俗榮利。有這許多共通點，故其畫風亦大同小異。

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常熟人。他是四大家中最優秀的一人。喜寫其故鄉常熟虞山的風景，遂以山水畫自成一家。他所私淑的前代畫家是董巨。故其畫中有董巨的遺跡。明末的董其昌、清初的王時敏、王鑑、王原祁都是黃子久一派的畫家。

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除山水外，又長於墨竹。在四大家中，他的一派的從者出現最早。明初即有他的繼承者，像沈石田，是其最著者。梅花道人學北宗派沈石田也學北宗派的馬遠、夏珪，故二人畫風相承。

倪瓈字元鎮，號雲林，生於富家，收藏古畫甚多。倪雲林爲人性質非常奇特，有狷介之操，又有潔癖，與時人寡合。在畫家中，其性行類似宋朝的米芾。時人因他性情迂闊，稱他爲「倪迂」。他的畫法所師的，也是董巨，但另有獨創之處，在四大家中爲最富獨創性的。時人稱他的畫風爲「天真幽淡」。

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是趙子昂的外孫。其畫得外祖父之法，又師巨然，有細密的描法及粗筆的描法兩種。在皴法上，這兩種相反對的描法尤為顯著。倪雲林與王蒙各自成一派，而皆無直接的後繼者。

以上四大家所建立的新體山水畫，是支配以下明清五百年間的中國畫壇的。但在當時，畫家並不完全屬於四大家的流派。承繼宋朝為院體畫的一派，並割據一方。此派的首領，即明初的戴進。（字文進，號靜菴，又號玉泉山人。）他是明畫院中的人，承繼馬遠的畫風，獨樹一派，即所謂「浙派」。其後繼者有吳偉（字次翁，號小仙），張路（號平山），及明末清初的藍瑛（字田叔，號竚叟。）

同時又有一派，與浙派同屬院體，而承繼李唐、劉松年的系統，與浙派相對立。其代表者即周臣（字舜卿，號東村。）其門下有二高足，即唐寅與仇英。

唐寅字子畏，又字伯虎，號六如。爲此派中最優秀者。其畫兼南北二宗之長，被稱爲「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唐寅有友人祝允明（號枝山）及同鄉文徵明，三人皆以風流自詡，放浪詩酒，其逸話留傳於小說戲劇中。

以上是屬於北宗派的人。但在當代最隆盛的，不是這北宗派，而是元季四大家所引起的南宗派，即「吳派」。北宗派拘囚於形式，至此便爲重情趣的南宗派所壓倒。此後北宗派就漸漸熄滅。自明末至清代，可稱爲北宗派的大約，幾乎一人也沒有。畫壇全爲吳派所支配了。吳派中主要人物有三，即沈周、文徵明、董其昌。

吳派中的首領，是沈周。字啓南，號白石翁，世稱之爲石田先生。其人兼長詩文字畫。書法學宋朝的黃山谷，而又自成一家。畫學吳仲圭，又取法馬遠、夏珪，獨步於明初畫壇。他所收藏的書畫甚富，時時研究古畫，造詣愈深。其畫最

長於寫生，山水花鳥皆工。

文徵明名璧，以字行，又字徵中，號衡山居士。他是石田先生的同鄉，而是後輩。博學善書，師石田及黃山谷。畫學石田外，又取法趙子昂、吳仲圭及李唐。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謚文敏，是明末人。亦兼長書文字畫。畫學黃子久，又遠師董源。清初六大家完全是由董其昌所引起的。其對於清初六大家的關係，猶如趙子昂對於元季四大家。董其昌時有畫中九友。其中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深於學問，長於畫，爲九友中卓拔者。

清初六大家，稱爲「四王、吳、惲」。即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王翬、吳歷及惲壽平是也。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王鑑字玄照。二人皆黃子久之徒。王原祁字茂京，號麓台，爲煙客之孫。其畫繼家法，又師大癡。王翬字石谷。吳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二人初學王時敏及王鑑，後各自成一家。惲壽平字正叔，號南田，又

號白雲外史，與其他五家異趣，專致力於花卉，後代的花卉畫法悉受其支配。
「四王、吳、惲」六大家之後，畫家輩出，畫風亦趨多方面。雖有名家輩出，現在
亦未有定論。如前所述，中國繪畫繁榮於亂世，如六朝、五代、兩宋，皆是其例。倘
使這不是偶然的，現代我國外患內災，頻仍，應該又到了繪畫繁榮的機會。真
果如此，我們希望繪畫不要繁榮起來，且讓四王、吳、惲永為近代畫壇的祖師
罷。

第七章 文藝復興期的西洋繪畫

西洋繪畫的發達，比中國遲得多。中國繪畫在六朝時候就獨立，相當於西洋五世紀初。西洋繪畫到了文藝復興期方始發達，相當於中國明朝時代，相差約有一千年。（文藝復興期以前雖然早已有了繪畫，但其繪畫同我國六朝以前的一樣，很不發達）又中國繪畫在六朝以前都是人物爲主的畫，六朝時始有風景畫的獨立。西洋畫的發達程序亦然而時候比中國遲得多：自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的畫，都是人物爲主的；到了十九世紀，方始有風景畫的獨立。

反之，西洋繪畫的發達，卻比中國繪畫急進。在文藝復興期，繪畫大發達一次；到了近百餘年間，繪畫更大地發達一次，其間畫派之複雜，畫家之衆多，

爲中國畫壇所不及。故談西洋繪畫的發達，可分爲兩節，即文藝復興期的西洋畫，與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洋畫。現在先說文藝復興期的西洋畫。

文藝復興的中心地點是意大利。意大利的佛羅倫斯（Florence）尤爲歐洲美術的中心地點。在文藝復興初期（十三世紀初），此地即有畫家輩出。著名者爲：

Giovanni Cimabue（西馬蒲1240—1320？）

Giotto di Bondone（喬篤1266—1337）

他們兩人是師弟，所作的都是寺院中的宗教畫。其畫派稱爲「佛羅倫斯派」。此外北部意大利也有別派的畫家出世，但「佛羅倫斯派」爲中心畫派。這中心畫派到了十五世紀，又有天才輩出，即：

Tommaso Masaccio（馬薩菊1401—1428）

Faolo Uccello (烏兼利 1397—1475)

Audrea del Castagno (卡斯塔玉 1390—1457)

Sand Botticelli (波的契利 1444—1510)

Domenico Ghirlandajo (琪郎達綱 1449—1494)

就中波的契利尤爲有名。其所描 Venus 的誕生，爲傳世之佳作。卡斯塔玉與琪郎達約皆以描耶蘇的最後的晚餐著名。其畫雖亦傳世，但與後述的三傑之一的遼拿獨所作最後的晚餐相比較，竟大減色。拿這三幅最後的晚餐來比較研究，可以明知西洋畫發達的過程。

入了文藝復興盛期，美術界中出了三傑，即所謂「文藝復興三傑」，一繪畫就飛躍地進步而繁榮。在三傑之前，還有兩位不可不述的先驅畫家，即：

Andrea Mantegna (孟推坦 1431—1506)

Giovanni Bellini (裴理尼 1427—1516)

前者爲「Paula派」的名人，後者爲「Venice派」的代表。前者以描死的基督著名，後者以描聖母子（Madonna）著名。但他的聖母子也被三傑之一的拉費爾的聖母子所壓倒。比較觀賞，亦有意味。

三傑出世以前的畫家皆退避三舍。西洋畫壇就演出鼎足之勢。先把三傑的姓名年代列記於下，然後略敘其生涯與藝術。

Leonardo da Vinci (達拿獨 1452—1519)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米侃郎琪洛 1475—1564)

Raphael Sanzio (拉費爾 1483—1520)

老前輩達拿獨，是貴族的父親與一農家少女野合而生的私生子。初爲軍事工學的技師，後又爲建築家、雕刻家、畫家。文藝復興期的藝術家，大都不

僅擅長一藝，而多才多藝。又不僅是一個美術家，同時又為虔敬的教徒。這一點特色在達拿獨最為顯著。他的繪畫的最大傑作，是最後的晚餐。這畫費了三年的長日月而成功，其真蹟現在保存在意大利 Mirano 地方的寺院中。這畫題，以前有許多畫家描過。但達拿獨所作最為完美。其羣像配置巧妙，性格充分表現，為別人的作品所萬不能及。在肖像畫中他也有傑作，最著名的為莫那利若（Mona Liza），被稱為世界畫寶之一。這畫僅高三尺，幅二尺，畫面並不大。但據美術史所稱，他描這畫費了五年的慘澹經營。為了要使莫特爾裝出微笑的表情，曾用種種樂器奏美妙的音樂來引誘她。畫中所描的是一个女子的半身像。其口上所表出的微笑，後人稱之曰「莫那利若微笑」（Mona-Liza Smil_e）為世界神祕相之一。此畫曾於一九一一年遭盜竊，一時行方不明，後來始發見。

第二位畫傑米侃郎琪洛，也是多方的天才。他是詩人、建築家、彫刻家，又兼畫家。其人性格奔放豪健，爲同時代諸畫家所不能及。他的父親是貴族，將赴遠處出仕的時候，生米侃郎琪洛，就把他委托乳母撫育。乳母的丈夫是一個石匠。米侃郎琪洛幼時受石匠的工作的感染，故長後特別歡喜彫刻。一四九八年赴羅馬，爲法王所信用。後爲法王的殿堂作大天井畫。於一五〇八年動手，至一五二二年完成，爲世間絕大的繪畫作品。這天井畫中所描的爲創世紀中的事件。中央分三幅，即人類創造、伊甸樂園及樂園追放。旁邊是大洪水，描寫人類的絕望、恐怖、激怒、勇武及悲哀各種表情，皆極生動。這天井畫完成之後，作者暫棄繪畫，改研彫刻。十年後，又來羅馬作第二次的大壁畫，即有名的最後的審判。這畫動工於一五三四年，完成於一五四一年，費時七年。畫的中央描基督，左描馬利亞，右描使徒及殉教者。殉教者各負刑具，向基督訴

冤。右上方描着擁十字架而飛來的天使。又有七個吹喇叭的天使，喚醒墓中的死者，使來受最後的審判。有的得了永劫的幸福，有的送入常閻的地獄。這壁畫和前述的天井畫，可稱爲文藝復興期藝術的精髓。米侃郎琪洛享年九十餘歲，終身不娶，以全部身心之力爲藝術奮鬥。與後之托爾斯泰等同爲英雄的範型的藝術家。

第三位畫傑，是短命藝術家拉費爾。他在十一歲上喪父，幼時獨自研究美術。十七歲時爲當時某名畫家作助手，後受上述兩傑的感化，作品忽然增色。他的作品，以聖母子圖（Madonna）爲最著名。描寫聖處女的莊嚴端麗，及幼年基督的天真爛漫，最能盡繪畫表現的能事。現在舉一聖母子圖的實例，在卷首，讀者看了這幅畫，可以知道文藝復興期畫風的大概。當時的畫，大都筆法非常工緻，人物的眉毛頭髮都用工筆細描。人物的顏貌大都端莊美麗，

自成一種範型。而拉費爾的聖母子尤爲此種畫風的代表。拉費爾所作聖母子圖不止一幅。其中有一幅於一九〇二年由美國人出百萬元購去。

上述的三傑在美術史中佔有同等的地位，而事業各異。達拿獨在六十餘年的生涯中僅傳留少數的傑作。拉費爾反之，在短促的三十餘年中作出多數的華美的傑作。米侃郎琪洛則以九十年的長期的奮鬥，留下許多巨大雄壯的紀念品在世間。

文藝復興三傑以後，直至十八世紀，歐洲各地產生許多畫家。但其畫風大同小異，不妨視爲文藝復興的餘波，或三傑的影響。其間可分爲二時期，即（一）北歐文藝復興期及（二）罷洛克時代。現在分述在下面。

（一）北歐文藝復興，集中於富郎特斯（Flanders）及德國地方。富郎特斯地方的名畫家，是發明油畫的兄弟二人：

Hubert van Eyck (赫勃德 · 房愛克 1366?—1426)

Jan van Eyck (強 · 房愛克 1380?—1440)

現今西洋畫家所盛用的油畫顏料，在文藝復興三傑的時候還沒有發明。三傑等所用的畫法叫做鮮畫 (Fresco)。這是用膠水調和顏料而塗寫的，在驅使上，在保存上，都不及油畫的便利。開始用油調製顏料的是房愛克兄弟二人，二人生於富郎特斯地方（即現今法國北部及荷蘭、比利時等處）兄弟二人爲寺院的祭壇作大壁畫，工作甚久，兄於未完成中死去，由弟獨力完成之。這祭壇畫中描寫人物凡數百，一一描出其個性，背景及遠近法亦一筆不苟，爲三傑以後難得的大作。北歐的繪畫，皆發源於房愛克兄弟二人。他們的發明油畫，尤爲功德無量。後來的畫家們得了這利器，便容易充分發揮其天才。

德國自十五世紀後繪畫亦非常發達。首先揭開德意志畫壇之幕的，有二大畫家，即：

Albreht Durer (裘雷爾 1471—1528)

Lucas Kranach (克拉拿哈 1472—1537)

Hans Holbein (霍爾罷英 1497—1543)

裘雷爾是德國第一位大畫家。幼時曾隨父親學鑄金術。後轉學繪畫，漫遊各地，研究古代名家的作品。及歸故鄉，閉門著作。其作品以肖像畫為最多。因為幼時曾學鑄金術，故於油畫之外又長於 Etching 畫——即在銅面用化學藥品腐蝕的一種畫法。又善作水彩畫。各方面皆有良好的作品傳世。其作風力強而沈着。現代德國的表現主義，實由這位畫家出發。第二人，克拉拿哈，作風與前者大異，圓滑而輕快，發揮着一種特異的浪漫精神。其作品中多裸

體畫，長於人間歡樂的描寫。第三人，霍爾罷英，最擅長肖像畫。其肖像畫技術，爲一切畫家所不及。雖精細的寫實畫，也不失一種悠揚自然的氣品。當時德國的特權階級，都請教他。

(二) 罷洛克時代，繪畫盛行於富郎特斯，荷蘭，及西班牙地方。罷洛克即 Baroque 的譯音，是一種專重技巧的藝術的名稱。藝術從現實的人生游離，而超然地成了「爲藝術的藝術」或「爲技巧的技巧」。於是又有罷洛克及其後的洛可可 (Rococo) 藝術的出現。

在富郎特斯地方，罷洛克藝術的大家有二人。即：

Lorenzo Bernini (裴爾尼尼 1599—1680)

Peter Paul Rubeus (呂朋史 1577—1640)

裴爾尼尼是意大利人，兼建築家、彫刻家，及畫家，有「米侃郎琪洛第

「二」之稱。呂朋史是富郎特斯畫派隆盛期的代表者。其畫注重人體描寫，對於近代藝術的技術影響甚大。現代美術的遠源，即在於呂朋史。他是比利時人，遊學意大利，歸國為宮廷畫家。所作多歡喜幸福的宮廷生活。一生所作大畫極多。現今羅佛爾美術館中特闢一「呂朋史室」。

荷蘭當罷洛克時代，也出了兩位大畫家。即：

Frans Hals (哈爾史 1580?—1666)

Van Liji Rembrandt (倫勃郎德 1606—1669)

兩人畫風大同小異。哈爾史生活放浪，其所作畫亦然，人物大都作輕快的幽默的表情。倫勃郎德所作多風俗畫、肖像畫，及下層生活的描寫，亦富於幽默趣。有時也取用宗教的題材。但他的意識，根本不是宗教的理想主義，而是世間的現實主義。他曾為其夫人薩史綺亞作種種肖像，為平生得意之作之一。

種。薩史綺亞死，家政紊亂，致負巨債，終於宣告破產。但在貧窮中，他仍努力作畫，完成其悲慘的藝術禮讚的一生。他死後，荷蘭有許多人追隨他的畫風。上二人及其追隨者，都是風俗畫與社會畫家，都能發揮荷蘭的國民性，又為近代美術的一種先驅。此外，荷蘭還有風景畫的大師，對於近代繪畫有很大的影響，不可以不介紹。其中最著名者有二人：

Jacob van Ruiedael (羅伊士提爾 1625—1682)

Mindert Hobbema (霍斐馬 1638—1709)

二人皆風景畫專家。後者尤以構圖的巧妙著名於世。

西班牙，也受罷洛克藝術的影響，在十六世紀時，此島上產生了四大畫家。即：

Domeniro Theotokopuli (托托可普理 1548—1625)

Diego de Silva y Velasques (凡拉史侃士1599—1660)

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 (莫理洛1618—1682)

Francisco Geose de Goya (谷雅1746—1828)

第一人因為不是西班牙產而是克雷塔島上的人，故通稱爲 Il Greco (伊爾·格雷可)。其作風有許多地方與近代畫相一致。近代的後期印象派作家曾蒙他的影響。第二人，凡拉史侃士名望最大，爲西班牙洛可可式美術的完成者。其作品多貴族生活的描寫，就中以肖像畫爲最佳。第三人，莫理洛爲宗教畫家。第四人谷雅，時代較晚，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之間，爲世界最大畫家之一。所作多歷史、肖像、風俗畫，筆致豪放，構圖新奇，可謂近代西洋畫的急先鋒。

西洋繪畫第二次繁榮，始於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以前，雖然也有各地畫家相繼出世，但無甚異彩，大都不過是文藝復興期的餘光罷了。到了十九世紀，歐洲政治學術上起了兩大變動，即拿破崙的革命與科學的昌旺。這些變動反映到藝術上，繪畫就換了全新的面目而出現。其出現的中心地點，是法蘭西。故文藝復興期繪畫繁榮於意大利，十九世紀繪畫繁榮於法蘭西。故意與法這兩個地方，爲歐洲藝術空氣最濃重的所在。

自十九世紀初至今日，西洋繪畫一直繁榮，但畫風不絕地在那裏變遷。約計之，有六種畫派相繼出現，即（一）古典派與浪漫派，（二）寫實派，（三）印象派，（四）後印象派，（五）野獸派，（六）新興諸派。這種畫派

的分定法沒有一定，可以分得更詳細，也可以分得更簡略。現在以畫面的變相爲標準，大約分定這六派，並逐一加以說明如下。

一、古典派與浪漫派

這兩派是近代繪畫的先驅。上承文藝復興，下起近代藝術。古典派（Classists）與浪漫派（Romanticists），也可總稱之爲理想派（Idealists）。這兩派的倡導者，即下列兩大畫家，都是法國人。

Louis David (達微特1748—1825) —— 古典派

Paul Delacroix (特拉克洛亞1799—1863) —— 浪漫派

達微特與拿破崙同時，且爲拿翁崇拜者。一生的作品，大多數是讚美拿翁勳業及貴族描寫的繪畫。拿翁聘任他爲美術總監，當時他在歐洲美術界有獨裁的權利。他的最傑作，是「戴冠式」，乃爲讚頌拿翁即皇帝位而作的。

一八一五年拿翁遭滑鐵盧之敗。明年，達微特即被放逐。戴冠式亦不准留在法國，被切斷為三部，日用鉛粉塗抹，輸送到他放逐的地方。時達微特年已六十有七，不久客死在那地方，屍體不得返國。其友人及弟子等力為設法，請願，終不得許可。這個皇帝讚頌的大畫家的靈魂，到現今還在異鄉彷徨。古典畫的特色有四：（1）藝術美不從自然出得，而從古代藝術中取得。（2）專門注重形式美。（3）為形式而犧牲主觀個性。（4）重素描而輕色彩。此派的承繼者中，首一名畫家，也是法國人，即：

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昂格爾 1780—1867）

浪漫主義在文學上產生有名的雨果（Victor Hugo），在繪畫上產生特拉克洛亞。他也是法國人。其畫所異於達微特者，在形式上，是注重色彩，故能脫卻以前的拘束，而表現奔放的思想感情。在內容上，是不取材於古代，而

以表現主觀的熱情爲主。故以前達微特專寫貴族生活，如今特拉克洛亞則取卑近的人間感情爲主題，繪畫便與宮廷沒交涉。這是更富現代意味的一種畫派。特拉克洛亞的大作，是「一八三〇年」即描寫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的。圖中描一自由女神執手鎗與三色旗，在那裏引導國民。所有人物都是現實的，連那個女神也同美麗的少女無異。然而以上諸人的畫，都憑理想而取材，不是現實世間的寫實，不合於科學昌旺時代的歐洲人的胃口。故不久繪畫就移變爲寫實派。

二、寫實派

寫實派，就是不許仿古，不許空想，照目前的狀態描寫的繪畫。這是近代很有勢力的一派，現今世間的畫學生，還是以這主義爲根基而學畫。寫實派的大畫家有二人，即：

Jean-Francois Millet (米葉 1814—1875)

Gastaut Courbet (柯裴 1819—1877)

米葉是近代最偉大的畫家。他的偉大在此：他是一個窮人家裏有時絕糧。因為他的畫為時人所不解，沒有人出錢買他的。然而他抱定自己的主義而作畫，不肯阿世隨俗。終於建立了他的藝術的大革命。原來當時歐洲俗衆，看慣了古典浪漫的作品，只知貴族的、優秀的、清新的題材可以入畫，而反對民間生活描寫的繪畫，認為這些是醜陋的。米葉生於農家，偏偏取農村的貧苦生活來描畫，世間就沒人睬他。他有一次描一個勞農倚着鋤頭在田間休息，人們批評他這畫難看，他告訴人說：

「人們對於我的倚鋤的男子的評語，在我覺得奇怪。看見了命定非汗流滿面不能生活的人時，把心中所起的感想率直地寫出來，難道是不

可以的麼？」

他的藝術主義，在這幾句話裏可以看出到了他晚年時候，世間漸漸認識他的偉大，有人讚許或購買他的作品。然而這時候他年紀已老，且患眼疾，不久就在默默地辭世。他死後，世間方始完全認識他，各國政府出百萬金購求他的作品，永遠保藏在各地的大美術館中。米葉的名作，最周知的是晚鐘、拾穗、初步等。卷首所舉的驅驢者，也是其素描名作之一。

柯裴的寫實比米葉更加徹底。米葉的畫中尚有感情的分子，柯裴的畫中竟全是客觀的照描。他也是出身於農家的人。十九歲來到巴黎，看了前人的作品都搖頭，就決定獨闢一路，專寫現實。他有這樣的話：

「理想都是虛偽的！像歷史畫，完全與時代社會狀態相矛盾，真是愚人狂人的事業。宗教畫也與現代思潮相背馳。總之，凡空想皆偽，事實皆真。」

眞的藝術家必須向自然而讚美。寫實主義，正是理想的否定。我們必須依照所見的狀態而描畫，只有可由視覺與觸覺感知的，可爲我們作畫的題材。』

故他的名作，如石工，全是一個石匠的寫實。米葉的拾穗、晚鐘中所有的詩趣，在石工中全無影踪了。

上二人的作風更推進一步，即成爲印象派藝術。

三、印象派

十九世紀後半，民衆的思想與生活狀態與前大異。因之對於藝術的要求也大異。有識者都不歡喜大規模的虛空的裝飾畫，而歡喜切身的日常生活的情寫。不歡喜龐大的，沈重的繪畫，而歡喜輕快的，淡泊的，可親的描寫。米葉與柯裴先已適應了這要求，印象派更進一步，徹底勵行目前日常生活的一

如實表現。印象派出現於一八七四年。這一年八月十五日，一班同志的畫家合開自作展覽會。其中陳列的畫，都描得模糊不清，不可近看而只宜遠望，所見的也只是一個大體的印象。就中有一幅，塗着各色顏料，而看不出東西，題曰「日出印象」。原來所寫的是早上太陽初出時東天的光彩。一班不解此派畫道的人羣起反對，給他們一個綽號叫做「印象派」。這班畫家逆來順受，就肯定了這名稱。印象派畫家中有二元老及四大家。即：

Edouard Manet (馬南1833—1883)

Claude Monet (莫南1840—1927)

Camile Pissarro (比沙洛1831—1903)

Aefred Sisley (西斯雷1839—1899)

Hillaire Germain Edgard Degas (寶格1843—1917)

August Renoir (羅諾亞 1814—1920)

馬南是印象派的發起者。前述的日出印象便是他所作的。然而他只是「外光」的發見者，不能說是完成者。「外光」的完成者，是莫南。甚麼叫做「外光」？原來以前的畫都偏重形而忽略光。據印象派畫家看來，以前的畫都不能說是真正的寫實。真正寫實，必須描出自然物一剎那間的現象。這現象由形與光二者造成，而光尤為重要。一切形態，皆因光的變化而顯出。故莫南用力於光的研究。他不歡喜室內的暗光，而歡喜室外的陽光。而且描寫這陽光時，必須坐在陽光前面，一面看，一面描，方才不致失真。莫南的大作，都是無名的野外風景。或者描一片水，或者描幾株樹，或者描些稻草堆。畫的好壞不在於題材上，而在於自然物的光與色的描法上。這二位元老完成了印象派畫風之後，世間的畫家羣起相從，此畫風就彌漫於全世界，至今日遺風尙。

未斷絕。

印象派畫家中最著名的，是前列的四大家。比沙洛專長於風景畫，有「印象派的米葉」之稱。晚年又用印象派的筆調來描寫巴黎的市街，其作品為市街風景畫中的最佳作。西斯雷也是專長風景畫的人。其畫風注重光的表現，為當時多數青年畫家所景仰。題材多取溫和的自然。深綠的水，森林，百花爛漫的春日的田舍，尤為其得意的題材。賓格是印象派的人物畫家。其所描舞女，尤為著名。大抵色彩鮮麗，調子柔和，近看模糊不分，遠望姿態活躍，宛如生人。現在舉他的一幅洗濯工人為例。讀者細玩這幅畫，便可知道這畫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聖母子圖及米葉的驅驢者趣味各異。不似聖母子圖的細寫，又似驅驢者的顯出線條，而全體渾然像實際的人物一般生動。繪畫到了這時代，完全變成了自然的再現。羅諾亞也是人物畫家，但是貴族的。他的

肖像畫肉體豔麗，色彩豐富，爲當時上流階級所酷愛。當時德國大歌劇家華葛拿爾（Wagner）也曾做半小時莫特爾，請他畫肖像。但他所長的是女性描寫。現今流傳的印象派名作複製品中，他的女子畫含有不少。大都面龐圓肥，肉色紅紅的。

四、後印象派

西洋畫派的變遷，每一派是一次革命。然而以前所述的古典派、浪漫派、寫實派、印象派，都不過是小革命而已。根本動搖的大革命，是後印象派。何以言之？古典、浪漫、寫實三派，雖題材的選取各人不同，但畫面上大體同是以客觀物象的細寫爲主的；印象派注重瞬間的印象描寫，不復拘拘於物象的細寫，比前者另闢一徑；但其描寫仍以客觀物的忠實的再現爲主。非但如此，又進而用科學的態度，極端注重客觀的表現，絕不許參加主觀的分子。所以上

述的幾派可說是共通地以客觀描寫爲主的繪畫。到了前世紀末葉的後印象派，西洋畫法根本動搖，即廢止從來的客觀的忠實的再現，而開始注重畫家內心的表現了。換言之，從前描形描色均照客觀，現在卻照畫家的心。心中感覺如何，即描成如何，不管實際的形色。中國畫向來是如此的。譬如描山水，照畫家胸中邱壑而自由布置；描人物，照畫家心中理想而自由取姿勢。與實際山水的位置及實際人物的解剖合不合，均不計較。現在後印象派亦取這態度作畫。故後印象派可說是東洋畫化的西洋畫。以前的西洋畫都畫得像眞物，今後的西洋畫就不像眞物了。

後印象派有二大家，其中賽尚痕爲之祖。餘二人爲其景從者：

Paul Cézanne (賽尚痕 1839—1906)

Vincent van Gogh (谷訶 1853—1890)

Paul Gauguin (果剛 1848—1903)

賽尙痕是法國巴黎一位銀行家的兒子，少年時學法津，二十餘歲始改習繪畫。起初研究馬南等的外光派畫法。四十歲時，獨自默默地歸故鄉，潛心研究，創造出自己的新畫派來。他的藝術的特色有二，即色彩的特殊性，與形的團塊的表現。試看卷首的插畫，那人物及背景，色彩濃重，形體堅强有力。顯然不是實物的再現，而含有畫家的主觀的意圖了。後來的野獸派及各新興派都受賽尙痕的指導，所以人稱他爲「新興藝術之父。」

谷訶有「火燄畫家」之稱，爲的是他的主觀非常強烈，如火燒一般，因此他的畫也富有氣勢，與中國的粗筆畫更相類似。他是荷蘭人，一個牧師的兒子，因此他的宗教的信心很強。最初因愛好美術，到巴黎的美術商店做店員。然而他的熱情，不適於這種職業，屢次遭店主斥逐。後來到英國，當基督教

學校的教師。後又到比利時當傳道師。這期間他傳教非常熱心。有時在炭坑中或工場中向民衆說教，有時在神前虔敬地祈禱。他對民衆說教時，覺得用繪畫為宣傳手段最為適宜。為這一念所驅，他就猛然地向藝術突進。後來就深入藝術的境地中。他不把藝術當作憧憬的陶醉的娛樂物，而視之為自己心靈的表現。於是埋頭於自然觀察及繪畫研究中。因為感情過於熱烈，後來神經有病，自己拿剃刀割去耳朵。他的朋友把他送進腦病院，療養數年，仍不見效。有一天用手鎗自殺，誤中腿部，一時不死。在病院中過了幾天，忽然氣絕了。遺下傑作甚多。就中何日葵、腦病院、自畫像等，是世人所共賞的。

果剛也是一個奇人。他生於巴黎，幼年失父，十七歲當水夫，度航海生活。二十一歲時捨船，來巴黎做店員。地位漸漸高起來，做了經理。娶妻，生子女五人，居然做了巴黎的資產階級。然藝術的根性潛在他的身心中，有一天他忽

然棄職，拋卻妻子，獨自逃入藝術研究中。他對於巴黎的文明社會的繁華生活，漸漸覺得討嫌起來，一心企慕原始風的質朴的人生。他在航海中曾經見過海洋中島國上的未開人的生活。這時候他就離去巴黎，逃至大西洋中的塔希蒂島（Tahiti），做了未開化人度原始的生活。所以他的畫中有不少是原始人生活的描寫。大抵膚色黃黑，眉眼粗大，衣服朴陋，背景是南洋的海島上的風景。

以上三人的畫的特色，是線條顯明，形狀奇怪，色彩濃重。由這特色更進一步，便是下述的野獸派。

五、野獸派

野獸派，是後印象派的展進。線條在中國畫中是獨立的，在西洋畫中向來不獨立，到了後印象派，漸漸顯出來。進於野獸派，線條也成了獨立的存在。

故野獸派與中國畫非常接近。

野獸派，即 Fauvists 這名目與印象派一樣，也不是自己取定，而是批評者給他們的綽號。這一派的繁榮，始於一二三十年前，現在正佔着歐洲畫壇的重要地位。許多畫家，現在大都還活動着。其中主導者爲馬諦斯。今列舉重要者五人如下：

Henri Matisse (馬諦斯1869—)

Andre Derain (特郎1880—)

Maurice de Vlamink (符拉芒1876—)

Kees Van Dongen (章根1877—)

Marie Lourençin (洛郎商1885—) (女畫家)

馬諦斯的畫，評家比擬他爲書法中的草書。因爲畫面筆致顯明而線條

活潑，爲自來西洋畫中所未見。現在舉一例，題名姊妹的，如卷首所示。這畫中衣服五官都用線條構成，與前舉各例顯然大異。特郎與符拉芒是此派的中堅人物。二人都是巴黎人，前者有健全的理智，一面承受馬諦斯的畫風，一面爲立體派的先驅。後者富於熱情，受谷訶的影響甚多。童根與女畫家洛郎商，筆致皆極簡單。畫面有清新之趣。

六、新興諸派

所謂「新興藝術」是指最近歐洲大戰後出現的種種奇異的畫派。這種畫派的共通相，是打破從來的繪畫的傳統，超越繪畫藝術的範圍。即欲在平面的繪畫中表現立體，欲在靜止的繪畫中表現動作。或者異想天開，用純粹的形狀色彩來作視覺的遊戲，用種種符號來作繪畫的表象。其中主要者有四派，即立體派（Cubists），未來派（Futurists），構圖派（Compositionists），

達達派 (Dadaists)。

立體的提倡者是比卡李 (Pablo Picasso 1881—)。他是西班牙人，本名 Pablo Louig，但他歡喜用他母親的姓名 Picasso。他的父親是美術學校教師，他自幼歡喜繪畫。最初受後印象派諸家的影響，畫風類似果剛。後來形體漸漸崩壞，變成三角形、半圓形、圓錐形等幾何形體，畫面上全不見物象的形態。往往畫題是人物而畫中不見人物，畫題是靜物而畫中不見靜物。此種畫風現在普偏地瀰漫在世間。但多用以作裝飾，如商店的樣子窗，建築物及家具的模樣，廣告的圖案等。然而除少數特殊畫家以外，絕少有愛用幾何形體作畫，或愛看這種玄妙的畫的人了。聽說比卡李現在亦已不再作那種畫，有許多同派的畫家已捨棄畫筆，去作電影事業了。

未來派的主將是意大利人馬利內蒂 (Phillip Marinetti 1878—)。他

的主張，繪畫中應該表出時間的經過。故畫馬，描無數的腳，表示牠正在跑。畫彈琴，描許多的手，表示牠正在按弦。馬利內蒂留學法國，爲李爾蓬大學法學博士。他是大工場的老闆，每年收入甚鉅。又有才幹，能作詩、作劇、議論、演說。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日，他在巴黎發表未來派宣言。次年即開未來派繪畫展覽會。同派的畫家甚多。但賞識者究竟少。故其畫派崛起一時一地，終於未能成立。

構圖派的提倡者是俄國人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

他主張用純粹的形狀色彩來作圖，索性放棄了自然形體。故其畫與圖案相似，又像小孩玩的萬花筒中所窺見的狀態。因爲畫中沒有物象而只有抽象的形色，故又名「抽象派」。

達達派的提倡者是德理史當·札拉（Tristan Tzara）。其人屬何國籍，

亦不明白。他用種種符號代替形狀色彩而作畫。題曰「某君肖像」的畫中，只見許多圓圈、直線、曲線及文字。據他們自己說，非他們的信徒不能理解他們的「畫」（？）他們又作達達詩，其詩亦為我們所不能理解。

新興諸派大都是少數人一時高興而提倡的玩意兒。其實不能視為繪畫藝術。像達達派尤為荒唐。所以諸派的壽命都很短促，有的早已沒落。不沒落的也不見發展。今後西洋畫壇的傾向，不復向着這新奇的方面，卻轉向切實的路徑。現今大眾所要求的是切實、單純、明快的表現。近來單色的木刻畫流行於世界各國，即表示着未來的繪畫的傾向。卷首所揭第六圖，為俄國 P. Pavulinov (保里諾夫) 所刻肖像。現今此種木刻畫，在我國各雜誌上發表的也很多，且亦不乏佳作。可想而知其正在全世界普遍地發展着了。

